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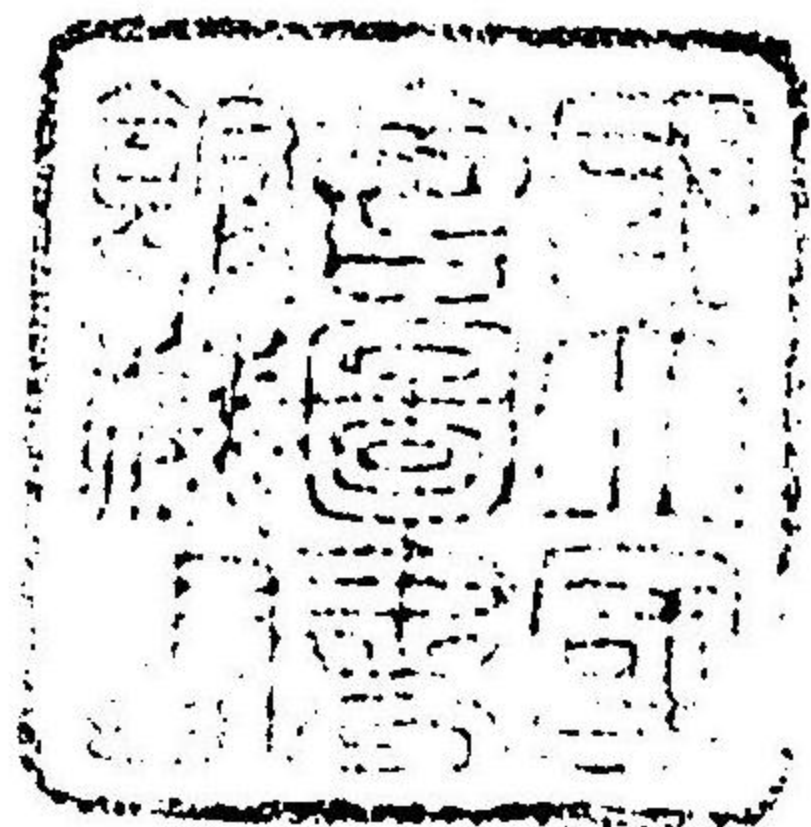
谷重
遠著

秦山集

智

919.5

Ta856s



112234

秦山集二十七

雜著

丙丁錄

六正史書坊已印五史。惟日本後紀無之。嘗見羅山集歎斯書之泯矣。今人閒所行寫本。則掇拾諸書纂之耳。非原本也。

應神紀云。皇太后攝政之三年立爲皇太子。注云。時年三。又四十一年。天皇崩時。年一百一十歲。重遠按兩處字有脫誤。三當作四十。歲之間脫一字。蓋此紀曰。天皇以皇后討新羅之年。歲次庚辰。冬十二月。生神功紀曰。大歲辛巳。爲攝政元年。是則生于仲哀九年庚辰。爲太子。于神功三年癸未。正四歲也。崩年歲次庚午。百一十一歲。亡疑。

貞享五年戊辰。十月六日乙巳。改元元祿。

楠正成死。湊川。蓋獻策不行。而義不可去也。

山崎先生曰。正成可謂諸葛孔明之亞也。藤房辭官可也。爲僧何耶。

我國愛櫻花，西土愛牡丹，我國嗜鶴，西土嗜牛，兩國習尚不同多類，此松田左馬助不與小田原死焉，可謂義乎。

左馬助孝子傳論得之。

毛受勝助佐久間十藏其幾聞乎靖獻之義歟。

天曆十年五月五日佐佐木大明神始居於近江國。

近世詩僧虎關點豪元政細潤。

秀吉檄李昭書只是雷霆霹靂激發奮擊朝鮮君臣固已膽落矣。

內藤如安與沈惟敬各辱國體甚矣。

朝鮮之役黑田如水一著甚高當時如出其策朝鮮危哉。

茅明時十策甚有功。

朝鮮無死節之臣可謂婦人國也。

或傳加藤清正家士某護侍臨海君一日從容請其手書君許之乃筆曰

傾敗秦軍瑛與玄矯情不願驛書傳持危幸復桓溫死太傅功名亦偶

然。

集義和書只是佞書。

莊士豈讚集義和書哉。

新田義助墓在豫州越智郡國分寺東見四國靈場記。

一傳曰國吉剃髮號昌盛法師生中村彌介吉高吉高生昌吉昌吉昌吉

生高吉仕信長公信長公請近江屋形義秀卿賜秀字改字秀吉秀吉

公弟右馬允久吉生孫七郎秀次後號治兵衛重遠謂此傳出近日不

可信也。

異稱日本傳曰秀吉尾張國阿育郡人父名筑阿彌小民也詳見道喜居

士記重遠謂古來或說有此傳此亦可疑蓋秀吉平素濶達不自諱卑

賤如明知其父則何憚不尊崇追贈之哉其實秀吉之生如揆搶之在

天天地間惟異奇特之一氣耳不必問父祖之姓名也。

秀吉姊或名彌助嫁木下彌助一路一路後任武藏守入道號三位法印生

男三人。長三好孫七郎秀次。初為三好笑岩齋。養子。後為關白。二男。太和中納言秀俊。為秀長卿。養子。三男。羽柴小吉。後號丹波。宰相秀勝。卒于朝鮮。陳中。御次丸。信長公子。秀吉養子。亦號丹波少將。秀勝與羽柴小吉。自是兩人不可混也。

崇源院初嫁丹波。宰相秀勝。後嫁台德院。

大政所嫁筑阿彌。生一男一女。曰羽柴小市郎。後任美濃守。號太和大納言秀長。天正十九年卒。無子。曰南明院。嫁大權現。早世。

秀長養秀俊為子。號太和中納言。緣坐秀次。國除。早世。

南明院初嫁佐治美作。守秀吉公欲質于濱松。懇請之。佐治不能辭。應命而後自殺。

秀吉公妻五人。一。相原助左衛門入道道松女。號北政所。二。京極長門守

高吉女。宰相高次。姊。初嫁若狹國武田孫八郎元明。後侍太閤。號松丸

殿。松丸。伏見。三。近江國日野蒲生右兵衛大夫堅秀女。氏鄉妹。太閤賤。嵩

合戰。後娶之。號三條殿。四。淺井備前守長政女。號淀局。生秀賴公。五大

納言利家卿女。號加賀局。

秀賴公妾。生男女各一人。男。號國松殿。成田五兵衛助近女所生。大坂亂

後殺之。女子。崇源院長養之。為比丘尼。住持于鎌倉松岡。正保年中寂

北政所。戒名號高臺寺湖月尼公。一書云。湖月尼公之姊。號長慶院長慶

院之夫。號三折全友庵。尾張國之暨也。

北政所母。號朝日局。執大坂城閨門之政。尾張國木下七郎兵衛家利女。

大谷刑部少輔從母也。

相原道松妻。朝日局。生男女三人。長木下肥後。守家定。二女。北政所。三女

嫁淺野彈正少弼長政。生左京大夫幸長。但馬守長晟。號長成院。

木下肥後。守家定。初號相原。入道。號二位法印。戒名初號岡林院長翁量公。

後號常光院茂叔。生男七人。長若狹少將勝俊。慶長五年國除。號長嘯

子。歌人也。二宮內少輔利房。為備中國足守城主。三。右衛門大夫延俊

為豐後國日出城主。四。筑前中納言秀秋。為小早川左衛門督隆景。養

子關原役後賜備前備中美作慶長八年二十二歲卒無子嗣絕五左京六內記七外記

淺井備前守長政妻信長公妹生女三人一嫁秀吉公淀局是也二嫁京極宰相高次三初適丹波宰相秀勝秀勝早世後奉嫁台德院號崇源院是也

永享十二年結城戰場城中寄手合戰不止流東下野守益之於周防國

益之法名素明家世嗜和歌應永之間益之與飛鳥井雅世卿今川了俊常光院堯仁及堯孝僧正徹僧善說等相交皆以和歌有名於世益之有子曰常緣又任下野守能傳和歌將永孫

嘉吉元年九月行德政救貧民禪僧慧風作德政論後

野篁足利學校及下野選謫事文德實錄公卿補任小野系譜皆不載之

羅山集六十三野篁遺跡考亦只稱世傳舉之耳

羅山集與丈山書論當世兵學可謂是當也

過明論痛快

神武天皇論罪滔乎天矣

尾張大納言義直卿所編神祇寶典十卷予未閱之以序文考之可謂莫大之盛舉

春雨抄跋論和語母子似矣但妄證伊呂波而不知原乎五十字母可謂爽差也

五十六卷大佛殿以下數論可備史氏論著者閒有之大燈噉子事異教徒讀乎不讀乎

五十七卷清和源氏系圖傳條例第十三條論武士官位受領之濫可見七十一卷論李獻吉李于鱗王世貞之文極是

狩野永納元祿癸酉撰日本畫印自序曰日本上古有位記之御請印泊太政官之印耳其餘至公卿士庶之家又不聞有朱印近世不言貴賤縑素染翰作詩文必有朱印是乃建仁元久之間禪門流布于世以來

效於異國之僧所爲也。畫師亦如斯。在昔之和畫不見有印。雖土佐家亦然。彼筆緣起草紙之尾。記其官位氏名也耳。夫畫家印章者。日本三百年來用之。

覆醬集二十卷。石川丈山集也。有林春齋野間三竹等序。詩精練矣。文則冗雜。字法亦可疑者多。丈山寬文十二年壬子卒。年九十歲。

丈山雜興曰。久爲松栢友。不變丈夫志。一世絕三惑。四時惜寸陰。隱棲雲戶閉。老景夕陽沈。從遁蹤林谿。何曾喜足音。可謂集中之傑作。

芝山會稿十二卷。已印。土佐大高坂季明文集也。自稱許大過。然文格生硬。字法差謬。不堪看。南學傳事實極多。妄誕蓋亦不足論也。元祿乙亥十二月印。

適從錄二卷。大高坂季明駁伊藤維貞之學者。其論膚淺。爲俗。不逮淺見氏。遠甚。元祿乙亥九月印。

天下歸武家。成乎廣元。摠追捕使之謀。可勝歎哉。

賴朝不用詔。伐泰衡。不臣大矣。

光源氏物語。行雲流水之文。溫麗冲澹之歌。明於典故。切乎人情。誠千古之奇作也。或曰。其爲鑑戒而作。然則此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者耳。何足道邪。

近年所印。鴨長明道記。非長明作。所謂源親行。東關紀行也。以文體與年記考之。明矣。方丈記。亦在更考。無名抄。眞長明本色耳。

長尾輝虎手斬上杉憲勝二子。遂屠山根及厩橋。眞虎狼之猛也。

佛工法眼快慶號安阿彌陀。順德院承久年中。作長谷寺觀音。

茶人ノ觀者。和泉國堺之產。蓋與紹鷗同時。常以一馬裝載茶會什物。乃跨之。徜徉市肆。入其馬所留之門。喫茶遣興。家無復一人。僕妾馬之所至。隨以爲家耳。堺人甚喜其人。接待不倦。馬亦饜於芻料矣。此其平生也。後數年馬死。觀哭之甚哀。撫臨不息。一日忽蹶起。自剝其皮。熟治之。裁爲頭陀袋。凡手帕手巾。木屐扇子等。茶會所用之物。悉收貯其中。懸

之胸間遊賞自在亦復依舊世人茶式之好恠者謂之丁數奇又了却
一生涯不屑世事者著語曰丁馬革頭陀袋此其緣也土佐國茶人一
釜嘗聞諸好事重遠筆之以補諺艸之闕云

深草元政寂前一夕大書壁間曰鷲乃山峯丹須牟止云月影乃暫現禮
暫隱留留翌朝觀之其左題釋迦二字書一大花押蓋門人點者嘲其
自贊也可笑

天武紀詔曰自今以後必用銅錢莫用銀錢然則本朝用錢亦舊矣

一人一首曰嵯峨帝使岑守選自延曆元年至弘仁五年之詩所謂凌雲
集是也其後歷四年使仲雄王選當代之詩所謂文華秀麗是也

太平記大全綱目評判不可信之書也卑陋謏劣偽贗顯然諫諍錄取之
惜乎其欠辨白也

淺井之亡淺井石見守赤尾美作守清綱死節可謂明白矣作守戒子新
兵衛之言何其從容也嗚呼何世無人

越前朝倉忠臣印牧彌六左衛門

明智光秀質老母誘殺波多野右衛門大夫秀治丹波士遂磔老母光秀
銳於進取薄乎所天如此右府信賞之不知堅刁易牙之戒其弑逆也
自取也已悲夫

元祿辛巳所刊武家系圖曰兒島三郎備後守高德宇多源氏佐佐木三
郎盛綱七代孫也依忠功賜備前國新田莊從源義貞於越前義貞死
後入談峯入道號義清法師又號志純法師高德生高光爲從五位下
備中守從高光世世氏小島高光生二子正範稱三郎左衛門不記其
後正綱稱四郎左衛門隨新田義宗移居伊豫永享元年卒正綱生二
子正光稱四郎三郎正之不聞其後正光生三子光義稱四郎五郎長
享元年六角高賴與將軍義尙有郤招光義光義從伊豫移近江明應
元年四月六日卒正明稱三郎不聞其後義信爲山僧光義生定義稱
甚五郎隨父移近江爲蒲生下郡御所內城主永正六年十月三日卒

定義生二子。定綱稱甚四郎。定宗稱甚五郎。不聞其後。定綱生定直。稱軍次郎。大文十六年。北白河役有功。永祿四年。四月六日卒。定直生定國。稱甚內。定國生定信。稱內藏介。近江屋形喪後。仕蒲生氏鄉。小島本訓古慈摩。至定信。有故始改訓於慈摩。天正十九年。七月三日卒。年五十一。家紋菱內。一文字。定信生二子。定良。稱平兵衛尉。不聞其後。定德。稱甚右衛門尉。氏鄉卒後。仕羽柴修理大夫高知。元和元年。三月二日卒。定德生定次。稱爲兵衛尉。仕京極丹後。守高廣。承應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卒。定次生定政。稱七郎左衛門尉。仕京極高國。貞享二年。九月六日。於山城國一乘寺村卒。年六十八。重遠謂此系傳未詳。然否。然參考太平記。曰高德。新羅王子。天日槍後也。則世傳爲宇多源姓者。誤也。隱者。蓋晨門荷賣之屬。憤世唾俗。往而不返者。雖不合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然與希世取寵之流。豈可同日而語哉。要賢者之清也。予頃讀遼史及隱逸傳。拾其真隱。以警汗濁。其或專乎釋氏。或失意怨恨之人。皆

所不取也。民黑人猿丸。大天白箸翁。嗟峨隱君子。喜撰清原深養父。蟬丸藤原高光。西行法師。增叟池田樵夫。武野老翁。葛城山男平。康賴佐佐木。高綱。北條時村。資時。丹後國士藤原藤房。能因法師。翁和尚。大原三寂。頓阿。宗久。宗祇。凡二十有七人云。

明智光秀。父號立蕃。光隆。光隆父號兵部。少輔賴典。賴典事。父上總介賴尙。不孝。賴尙終絕父子之義。然賴尙父兵部少輔賴定。亦事父左京大夫賴弘。不孝。父子爭論。所領有義澄公和解之狀。義澄處分。可謂不振也。如此光秀家。亂人倫。有素信長公。不聞知重任之誤矣。

肥後熊本。士井澤長秀。作俗說辨七卷。續辨三卷。新辨五卷。考索詳博。一覽之間。粗沙汰之。如左。

辨一卷。云八坂瓊曲玉神璽也。事文類聚璽玉者印也。瑯琊代醉編。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然則神璽爲天照太神之神印明矣。重遠謂三種神寶。非人臣口外事。豈可不畏慎哉。且以類聚代醉決神璽之說。何

其猥雜之甚，垂加每戒，以異國之道混說爲此，故也。辨者博識有餘，而不聞道，惜哉。

賀茂上宮瓊瓊杵尊，重遠謂此說諸家皆用之。雖當社社職皆因是說，然非本傳本傳，今在梅辻三位家。一神主四十歲以後始附屬之耳。

垂加社語舊有之。後割收神代風葉中臣風水二書，而社語混焉。辨中所引感神院說，今見祇園詩曰：八雲曾立出雲州，夫婦宮成實好迷。應是感神院中事。遇來二少象如牛，自注云：此神曰牛頭天王，扁曰感神院。良有以矣。蓋良下兌上，咸艮少男素莩鳴尊兌少女奇稻田姬咸感也。夫婦之道也。咸上兩角五四三身二初四足。故詩云爾。重遠謂貞觀十一年素蓋鳥尊神輿從播磨遷皇都，寓于觀慶寺，中感神院觀慶寺一名祇園寺，即今宮殿地也。十八年宮殿成焉。牛頭天王陰陽家所稱素尊也。是實說也。垂加之詩比興諷詠耳，不可爲證也。

鹿島石柱蓋天柱國柱之表。

二卷云：滿瓊涸瓊出于津國住吉玉出島，後納諸泉國境飯七池齋如意明神，重遠謂是亦傳會說也。滿涸玉亦非口外事。

三卷錄足住藤原天智帝改下部姓，賜藤原姓，重遠按事見日本書紀下部當作中臣。

續辨上卷三社託宣垂加翁曰：世所謂三社託宣非託宣也。贊也。天照太神嗟峨天皇宸作八幡弘法大師春日下部兼延之作。見甲乙錄八。

新辨一卷一女三男二尊胎生之實子也。軻遇突智稚產靈非人體也。稚日女尊天明玉事勝國勝長狹氣化而無本系。故屬伊弉諾尊之子。俗言日本人皆諾尊之子。是傳上古氣化之說者也。如以言伊弉諾尊兒悉爲實說，則山河草木皆爲胎生乎。此辨恐非是。下部未生諾冊已生，諾冊之說可考也。

四卷宇治橋姬神社考曰：姬大神也。重遠謂此說恐是也。木幡齋天忍穗耳尊當社齋栲幡千千姬。此夫婦鎮座也。早筵歌人戀宇治女之歌託。

言神詠耳。

五卷御廬松原天女說何疑之有。中古賴政義貞皆以武將與天女結契。今世亦間有此事。意辨者不聞歟。

益軒自娛集七卷其學可謂正矣。鑽仰之餘聊筆記所見以備遺忘。僭率之甚。

一卷順事論二篇蓋西銘遺意也。事天地說二篇及二卷奉若天地說二篇前後六篇只是一意耳。

朱子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爲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

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慙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爲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爲善則已不妥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重遠謂益軒順事天地奉若天地等作可謂厚善也。然詳考之朱子所謂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者似頗著題。讀者思之。大學不言存養論可疑。詳考章句或問正心章實兼存養省察而言者也。二卷禍福論五卷禱請論淫祀無福說三篇大意亦同。

本邦七美說益軒不聞我國傳道之正惜哉。

海潮說引海潮論曰大地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于滄海謂之汐。益軒是此說以爲地有升降潮隨之增減。重遠謂設潮滿時北極出地之度高潮虛時北極出地之度卑則此說信也。不然則茫昧同諸說耳。如言大地隨天氣升降故北極之度不異則方其升降時海水何依孤遺乎上下哉。蓋月加於地平海

水滿月中於天上海水虛此潮之常也。不可求其說如何。如必求其說。則日月盈縮遲疾五星遲速留逆能一一疏其義乎。蓋天道廣遠終非人之知思所能盡也。

理一分殊說甚草草未問朱子說宜看李退溪自省錄何如此疏濶平凡哉。

漢字用和音論和語說得之。

三卷耶麻止辨重遠嘗辨之此不載。

學術辨切至之言吾人所當痛懲也。

鎮西稱筑紫辨重遠謂筑石訓甚佳然恐亦傳會耳若上世異國賊兵屢侵不知有何證堂堂神國豈容異賊侵之乎。中古置防人於筑紫亦備萬一不虞耳。文永年中我國衰微胡元猖獗各極其至而尙賊兵無唯類此皆我神國之餘威也。益軒欲實筑石之訓誣言上世異賊屢侵豈不污蔑我神國乎。且若日本釋名所載仲哀帝事謬妄特甚矣。不惟學

之口又筆之書悲夫古傳所謂筑紫國形似木兔猶言日本國形似蜻蛉蓋太古一種比興之稱亦我國優豔之俗也。此比益軒傷國體之訓自不失爲典雅恐不可以妄謬斥之。

讀朱子書辨四卷學術論異學辨朱子辨三文主意皆同誹謗朱子者指伊藤氏阿諛朱子者蓋指山崎先生及淺見氏也。然所謂阿諛者誣枉之甚。凡論事者公平正大其心然後人心可服焉。今不明指朱子何條何說謬誤而某甲枉從之是阿諛也。而漫然言阿所好豈能服人心哉。且其言非知朱子之學與賢而尊之徒徇其名耳。此亦未易言也。予蚤歲嘗從山崎先生而學其於朱子書也精義入神牛毛蠶絲予雖未及知其萬一而非近時諸賢之可髣髴也。益軒論朱子曰顏會思孟周程未能入聖域又每日朱子固非聖人此等著語殊可駭也。朱子乃繼往聖開來學之人也。未入聖域而能繼往聖其入繼之辨之詳可得而聞耶。蓋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

之義士。非益軒躬在堂上。則安能決顏曾思孟周程朱子之非。聖人乎。益軒平生何等謙卑遜順也。尙且有是失。著語難哉。且朱子九百九十九慮之得。後學終身不易尋。益軒乃欲併訂其一失。爲朱子忠臣。可謂愈難矣。

本邦書官姓地名。辨淺見氏嘗有此說。好古已收于和事始。是可謂勦說也。

荅或人問大學之名義書。恐非是。大人之學。故曰大學。小子之學。故曰小學。多少明白。虛齋說穿鑿。

楠公墓記重遠按。朱子王梅溪文集序曰。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

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渙泥。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蚋。如鬼蜮狐鼠。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猾。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尙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云云。益軒勦說是序者也。

四卷義利說。重遠按。朱子荅劉季章書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脉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朱子此書。乃益軒此說之斷批也。

可以寅時爲日始說恐當從之漢武帝太初元年綱目集覽引記大傳疏云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是改正也周夜半商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又見公羊傳隱元年何休學

五行生克論可謂是當也

富貴不若貧賤說達者之言也

薛敬軒未可爲知道之人重遠嘗考敬軒一生行事朱門之後道學諸君子以此爲巨擘其知道與不知道後學輩誰得而決之只恐益軒之言傷乎容易也已

五卷喪論是也

七卷清福說樂乎言也過羅鶴林遠矣

貞享曆合朔食算改元術五星術皆有新說祕傳二十八舍度皆所新定也何大統曆之可髣髴乎曆議斥大統曆之疎不一而足皆有定論可考也夫百年消長授時妙術也大統尙且不知之明朝曆法淺疎於此

可見至胡清見行時憲曆則疎謬尤甚合朔日月或隔三十度五星行度每差半天彼哉夷俗冥行不足咎也益軒授時翼解序言順大統曆而微損益之造貞享曆噫不知而作之病益軒尙不免焉可不戒哉

綾衫賦後叙曰仲哀帝崩後神后發報讎之師躬親伐新羅重遠謂益軒嘗作日本釋名曰仲哀帝中異國賊兵流失而崩此又以新羅之役爲報讎之師以兩說考之益軒蓋以新羅爲弗與共戴天之讎歟如然則神功皇后徒以八十艘之貢赦新羅之罪何以足雪陵廟之讎恥哉吁是非常國惡日本紀所不載不知益軒何據而言之耶

他姓爲後說以寒餓論禮義人道不立焉大俗論也伊川孀婦論胡不讀耶近世水戶中納言家士大夫死無嗣無同宗可以爲後則滅其家官廩其遺族家衆可爲萬世之法矣嗚呼人家重同宗古賢戒不舉子爲此也可不思哉可不思哉

元氣消息說死生說一文亦同意集中重複多今不悉論也

益軒慎思錄曰。近世奉天主邪說者。以大友宗麟爲最先。於其所統領之州郡也。毀宗廟。火神祠。殆亡滅而盡矣。重遠謂大友後嗣之不振。非無由焉。

慎思錄論新田義貞與鄙意合。

又曰。通鑑曰。司馬昭殺嵇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胡氏論唐劉文靜曰。其材智雖高。而識量淺矣。篤信謂才與識不同。識即知識也。古來才力有餘。而識量不足者多矣。蓋才與知自別。才是心之力。智是心之明也。不可不辨。世有才高而識暗者。有才鈍而識明者。可見才智之非一般也。重遠謂免不免於今之世。天命也。非才識多寡之故。然才多。識寡。材智高。識量淺。若我鄉野中良纒是也。此二言。自不妨爲名言也。蓋才。天分也。識量之不足。是欠學問之功也。學者當監之。

胡氏傳曰。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其惡。篤信

曰。若北條義時之於畠山重忠。朝鮮李氏之於鄭夢周。蓋先剪其所忌者也。

治承四年。佐竹臣岩瀨與一太郎諫賴朝之言。鑿鑿有理。賴朝一生之謬策。無一而不入岩瀨之斷案。何其明也。然岩瀨仕賴朝。非義也。惜哉。爲義之不終。不學之過也。

承久三年。七月甲申。西面衆藤原基朝平。有範源。廣綱。大江。能範。渡。大路。梟首。東鑑云。此輩皆關東被官士也。蒙右大將家恩。賜預數箇之庄園。依右府將軍。舉達昇五品之位階。縱雖重勅定。盡恥精靈之所。照哉。頗非弓馬道歟。人嫌之。重遠謂日本之地。尺土一民。何非天皇之有。食日本之土毛。大小上下。孰獨非王臣也。庄園非右大將之有。猶位階非右府之有也。此輩應勅勤王。軍敗。徇路梟首。可謂得死所焉。何怨之有。假令右大將生存。驅使之役死王事。可也。設欲從弑父與君之舉。則論諫竭誠。死生以之耳。於右大將猶然。況於老姦猾賊之義時乎。昔劉表遣

從事中郎韓嵩詣許觀其賢。嵩曰：將軍能順天子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嗚呼！此真知君臣大義矣。錄倉諸士，忱乎北條，淫威重幣，持論之卑陋，至如此，誠可憫笑也。

秦山集二十七終

秦山集二十八

雜著

戊巳錄一

貞享五年戊辰元旦試筆，曰：學窮其所已，知行篤其所已，行

董子義利語在，仁人則爲循天理而無欲利私心之全體，在學者則爲去彼取此，緊切之功夫，蓋學者知義利之辨，所行已出乎善，然或於其間少，有期効之心，則所行之善將爲彼之所狹，而非復天理之本然矣。故此章之功夫，先須於所行之事，硬著脊梁，不容些寬恕焉，而中間猶有斬獲之意思，則須緊著精采，截斷於豪釐之間，此長彼消，間不容髮，此天理人欲，勝敗之機也。

語言之閒，矜已誇人之心，往來切切，謝上蔡曰：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戒之。周子曰：務實。

古人餓者不出門。

伊勢宮禁遏釋氏之人。禁絕釋門之語。

讀書續錄曰。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

薛敬軒永樂十九年進士。此可疑也。推尊許魯齋。此不是也。

讀書錄不可不讀。

讀書錄在架。便覺清氣逼人。

揉輕鎖躁。

褚遂良之賢。尚不免於蘇軾飛雉之議。胡寅氣衰之議。名節難保哉。

革命異邦之私言。

異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日本神皇正統。與天壤無疆。豈非萬國

之冠哉。

莊周言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朱子以爲邪

說實觀乎聖朝見之矣。

莊子此言。誤於湯武來。

莊子此言。恐與革命之旨合。

拘幽操一書。建立人極。

父子君臣。天倫也。匈奴殺父。漢國殺君。

韓文公荅崔立之書。可以觀其爲人矣。

韓文公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氣象。

范淳夫曰。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技。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玄宗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人主儒臣。此義不可不知也。

程朱論周官之法度。丘濬非之。所謂趙括兵法也。

七月二十八日夜夢焉。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矣。覺父母之不是。乃便子之不孝。

行狀云。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竊謂舍此。不務而徒以飲食談話相接。夷狄禽獸之道也。惡無禮以為高者。

禮者。人事之儀則。失之便禽獸也。

匡衡曰。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西漢已有是俗。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吾聞其語矣。

自盡。校於人心。居喪之要。

小學序。主乎大學。大學序。主乎小學。

過與不及。皆願乎外也。

不與天地一尚。為願乎外。

釋氏願乎外甚矣。

純亦不已。天德也。申申天天。其見乎燕居也。溫良恭儉讓。其見乎接人也。

大丈夫於人。豈存畦町哉。

大丈夫推誠置於人腹上。

無形處即天也。方寸內流通乎天地。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以此也。

歟。

楊震四知。只一箇知。

今曉夢侍于朱子之側。有人舉五峯先生有句曰。風木淒然存視息。朱子

曰。猶不免出於有意之愛。未得為仁矣。此蓋嗜昔讀南軒集之感。今日

省墓。忽爾記出。不堪哽塞。謹書臘月十三日。

教小兒在寬之戒。不可不記也。

薛氏曰。人閒無處不天公。切乎言也。

南軒曰。年年桂綻菊開時。長憶芳樽共一卮。讀之使人油然興起焉。

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語類九十八

分殊不亂。然後理一。即此焉在。理一無外。然後分殊。即此焉存。且已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莫非心。

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

莫非心也何出入內外之間。

釋氏有觀心之說狹哉。

一本立乎此萬殊次第分矣。

李退溪曰謾曰只一理則恐於一本萬殊處猶有所未瑩此語誠然。

異蔽於爲我同流於兼愛必合其異而反其同然後體用兼舉而人道立矣。

陶淵明止酒其意遠矣。

晦庵南軒止酒。

翫然仁義之言其讀書錄乎。

只是理一分殊而已矣知得乎此則仁義兼舉矣不知得乎此則流於兼愛梏於爲我而已耳此楊氏所以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李氏所以有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之言也。

一統而萬殊知其理一也萬殊而一貫知其分殊也

朱子曰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理一分殊真不可析。

以形體言則墮於譬喻而未免天地之與人有間隔故指性情言之以見

混融通貫初無二也。

錫類施與吾等輩之義。

西銘解末後始出一仁字以上三條在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

摸處詳此語敬之實可見矣

自省錄荅鄭子中第二三書論北溪語病甚精有功於一本萬殊之義。

荅金伯榮別紙論服制不肯遵大明會典孝慈錄之意此恐在所當斟酌

蓋仕明者決不可違明祖之制其不仕者雖竊講習古禮私行於一

家恐無害也聖朝先輩行三年之服者疑皆此意耳下條注中引吾從

周者仕者所當知也。

南軒曰時有古今而君臣之義無古今也。

游定夫讀西銘如此而卒陷沒異學知者過之之禍可懼。

自省錄荅鄭子中第五書日在地下之說恐不然地上即是天地下即是天太陽流行無處不光曜蓋上下四方就人之定位而言耳何大地積陰之下之有。

瑠瑪寶萬國圖好看。

外書曰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蔡傳蓋本乎此淺見丈不然此說。

伊川曰學者學處患難貧賤外書十二。

荀子曰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

人物生乎太和之中而其所以爲體陰陽也其所以爲性健順也以與天地混融通貫初不有彼此間隔之可言也知得則理一而分殊不知得

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而他人食飽我無餒也龜山語錄說誠有力天地萬物各得其所而無待乎外者本然之妙也。

大地棲乎大氣之中其四旁四面無非人物所生息處世之言地上地下者只是俗論也已蓋嘗考陰陽對待流行之義以謂高山之下當是深海深海之下當是高山北極當是地下南極南極當是地下北極此夏則彼冬此晝則彼夜也又參四邊言之此夏與彼冬之際有秋地彼冬與此夏之際有春地而又復互相對此晝與彼夜之交有昏處彼夜與此晝之交有曉處而又復互相對以節氣千支刻漏日月道言之莫不脗合矣所謂地下此之地下非地下之地下所謂四邊此之四邊非四邊之四邊程子所謂無適而不爲中者是也以此觀之一歲即終天地一時即四時一日即一年一刻即百刻而只此一自擊之間乃陰陽之始動靜之端存焉吁彼釋氏輪迴因果之說無所著乎天地之間哉程子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

之運導

山崎先生庚申歲日春令新行神國颺夏秋冬在異方知流行對待易其爾一日三光成四時準一加

起處起豈止雷哉

起處起當止處止此生死之說也

以敬做一件事非坤道也

朱子曰心主乎一身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又曰敬者本體之守旨哉

敬字識者鮮矣

不知敬則其學淺露

自省錄說敬字詳審

居敬坤道也

淺見先生敬義內外說至矣盡矣

敬心之貞也故無事也

精義入神亦下學也形而下也讀書錄之說有不然矣

夙興日新之初

理明便覺取舍之輕

中夜忽思每日須看得聖賢親切之旨體認起焉翻看繙閱尤不濟事

窮下如處女

居敬行簡尤妙

載營魄可以處煩矣

魯齋垂沒不寧害仁甚矣

雖萬物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不分裂識者鮮矣

開眼忽忽然馳逐實是底事

聽言見養

世間萬事百起百滅不足累乎靈臺但有爲不善之實則心之全體虧而不復焉其鉅細今昔雖或不同而每一念及此未嘗不惕然慙怍歆然

自失則初不有異也。所謂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者。以此也。歟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心之本體善而已矣。故有為不善之實。則雖至細微。此本體虧而無復焉。不復能為歸全之子矣。哀哉。

孝子田君墓表胡不讀。

脩辭立誠。纔失照管。便有失言之悔。

韓文公文信公。豐肥豐下。其他諸君子多苦硬清癯骨相。

堯舜化也。禹湯文武功也。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舍此三者。雖大禹不能治國焉。

飲食衣服宮室三者。可以卜治忽矣。

宋向戍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千載之下。風采可想。

漢三百年。運祚開乎文帝一節儉矣。

敬格各進之方。蒼孫季和書甚備。李退溪蒼李叔獻書曰。二者雖相首尾。而實是兩段工夫。切勿以分段為憂。惟必以互進為法。勿為等待。即今便可下工。勿為遲疑。隨處便當著力。

退溪云。言論不由憤悱。推行欠於懇篤。斯語可以為警戒。

太極西銘二書。前聖未發之蘊。道喪千載。突起乎宋。人或疑焉。故有後論。以辨白之。考亭洙泗以降之一人。而生於南宋矣。勉齋述行狀。系以後論。蓋亦不得已也。

心在腔子裏。則人也才放出。便是頑然一塊肉爾。心要在腔子裏。便是生死路頭。

蒼林擇之書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甚底。今曉忽下得一語。曰。即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混合無閒矣。記得薛子有是說。

過惡萬萬起於閑話。閑話只是佞窟。

卷之二十一
答陸子美論西銘書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此語可以解龜
山兩知字也

生順敬也死寧知也

魯齋詩事愈沈機德愈真此一句全是老子家法
勿乘快而多言

默一也隱默爲私簡默爲理

立心青天白日守身臨淵履冰

氣味滋長蹊徑不差吾何以庶幾之

一言一動順帝之則

雖爲爲己之學未免爲沾沾自喜之人可恥哉

口不言而心自咎口不言而心自樂

猛革舊習

韓昭侯曰明主愛一噉一笑此言在學者亦不可不知設以詞色假人鄙

人之態也

知言難哉若陳北溪薛敬軒稱之李退溪不與之若程復心李退溪稱之

薛敬軒不與之覽者擇焉

惟無極而太極故天下莫能載焉天下莫能破焉

李退溪啓蒙傳疑之作旁證甚繁技術甚碎於潔靜精微之真反覺晦昧矣
答陸子美書論啓蒙曰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

問矣啓蒙傳疑牽於旁證汎推僻數恐非朱子之本意也

朱易衍義中論薛敬軒丘瓊山胡敬齋之學者可謂斷案矣

讀尊德性道問學齋記知吳激失身之有由焉可不畏哉

吾非無志乎此而舊習纏繞不可晚回實非人也

第一須戒妄語

向人便自贊其人可知也

舍實功爭閑氣學者之通患也

李退溪不讀書錄乎。

學者好名無所不至冷眼旁觀手足皆露可不戒哉。

有驕吝之私雖周公之才亦在孔子之所棄焉况其他乎。

惡驕吝以爲義者。

禪話豈可舉於莊士之前乎而迷者不自覺其醜誠魴肆之譬也。

理定既實以下四句言卦爻之本體也稽實待虛以下四句言讀易者之

所用也。

中重於正正先於中。

坤雖先迷後得不同而實主於利故與類行而終有慶也。

主一自省事。

苦於煩冗多事者由不識主一之義。十月二十三日內夜下書以上二條以自警。

下學功夫有一毫欠闕一息閒斷即便是怨天尤人底。

謝枋得荅程雪樓書譏文天祥起復爲帥闖此恐不可也蓋起復所以爲

罪者特爲銳於進取而忘親爾吁當時爲何等時乎國家淪喪近在旦

夕出死遁生利害甚明爲文山者寧執母喪而爲解遠避肥遁亦何失

於爲王炎午也顧不出於此而反就職於顛沛百罹之中是豈有一毫

爲利之心哉蓋天理民彝之真自不容遏捺而文山從以成之而已嗚

呼文山之精忠所以獨步乎萬世其以此歟原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

根著天性固有人心苟無利害之私以搖奪其中則守常之正處變之

宜蓋必有不待他求而得其本心者矣若黃叔揚方建文之難丁外艱

會蘇州知府姚克一興兵勤王以書招叔揚叔揚即日營葬訖遂趣克

一所竟俱死節可謂得時措之宜也况文山以一身係乎天下之安危

而設若斤斤守齊疏飭粥之常禮灰默於主辱臣死之大節謂之孝子

仁人之本心可乎哉疊山以常人常朝起復之罪責之其亦謬矣。

真西山從游於詹元善見朱子書節要目註。

故也。竊謂此亦非窮極之論。蓋殺兄殺弟。太宗貽厥矣。子孫之不法。豈可恠哉。西山固非不之察者。顧爲理宗諱焉耳。衍義此等處。閱人亦多矣。

真西山論勃鞞甚害乎大義。

真西山出處之乖。靖獻遺言論之至矣。先儒所未發也。

不仕皇朝。祿於列國者。余逢辰之義。不可不聞也。

薰吸煙草。本出蠻俗。苟且玩弄。大損威儀。吾屢絕。旋起。自今後再作。決非人矣。

天下無性外之物理。一也。而性無不在。分殊也。

大極中庸之理也。

求放心。章覺軒蔡氏之說。得之。

語類學問皆所以求放心之說。更一說也。非集注之本旨。

收已放之心。居敬也。尋向上去。窮理也。蒼胡季隨汪長孺書明矣。

心者月也。性者月之所以光者也。情者月之光也。王整性善論似以心之知覺虛靈爲性。非是也。

統體即各具。各具即統體。無精粗。無大小。

萬物統體一太極。體用一源也。物物具一太極。顯微無間也。

薛氏曰。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斯語余竊有聞焉。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惟不察於此。所以戒慎恐懼。不免間斷也。

坐則道在坐。立則道在立。語則道在語。默則道在默。不存於此。而欲徑向

前以求之。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率性之謂道。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非聚各具以爲統體。非割統體以爲各具。統體太極。非溢乎無物之外。而

有餘。各具太極。非囿乎一物之內。而不足以統體。觀各具。則各具亦足

以統體矣。以各具觀統體。則統體亦實一各具矣。無內外。無賓主。無大

小。無精粗。

薛氏曰。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為一理。又曰。物格。是逐物逐事。上窮至其理。知至。是萬物萬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猶是物各為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為一理。此二說。竊恐似不與章句契合。

非。孔孟程朱之志。不存。非濂洛關閩之說。不講。是吾竊有願焉。

今年終歲。斷勿讀雜書。庚午元旦書

易本義。八憲玲瓏。知者鮮矣。

易。大全諸說。多口耳。末說於易。乖甚矣。

趙章泉辭。理宗之召。致仕。蓋亦與李敬子一意。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是忽然自外來。忽然為主。於內。所以為无妄也。此意諸家不言得。卦下本義可細玩。

薛氏曰。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觀知至。連意誠說。則致知格物。先于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此

說亦規模氣象。似比朱說有閒。

道體浩大。雖或有窮。其影象之一二。學術要約。竟難能得其門路之平正。大過卦辭。以上下二陰為棟。爻辭。以三四二陽為棟。取象固不同。

大過初棟。不勝上。重而撓。上棟。不勝下。重而撓。非也。棟地也。棟於地而向上。此說也。非也。棟地也。棟於地而向上。此說也。

離卦云。麗。云火。云明。皆二五兩陰為體。故曰畜牝牛吉。

離象曰。畜牝牛吉。程子曰。聰明睿知。皆由敬出。

王用出征。剛明及遠也。有嘉折首。威震也。獲匪其醜。刑不濫也。胡蔡之說非也。

朱子曰。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此語極警發人。

朱子音釋。四書楚辭儀禮經傳之外。莫復存矣。是大全者。大罪可惜之尤也。

書一板有旁註標題為六卷者。註文雖閒。節畧蔡本。而卷限音釋。恐是九

峯之舊視之，大全未嘗不發，歸然獨存之歎也。

四書周易得垂加先生而復朱子之原矣。但易無釋音，此不能無疑者。亦當制。

垂加先生復周子書，此功之大者。

朱陸之同異，後儒紛紛，大家商量集出，然後白黑判矣。

真西山許魯齋，只是讀朱子書，之魏徵馮道也已。

薛敬軒李退溪，醇乎醇者也。丘瓊山胡敬齋，大醇而小疵。

丘薛同時而不共講學，可勝惜哉。

丘薛共宗朱氏，而不與共學，蓋禍發於許魯齋矣。

薛氏猶說，蓋有所指矣。

勉齋論陳太丘至矣，而朱子南軒已有端緒，見各集。

朱子行狀前，此有活字，本流行舊矣。世儒竟不能句，至淺見先生考索剖拆，始得讀之。

荅劉公度書曰：向見伯恭說孔子順荅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近思別錄載東萊此說，而漏此一句以下，蓋傳寫之誤，罔排闢之功，而致表出之累，殊可惜也。

行狀娶劉氏，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耐穴。按年譜淳熙三年丙辰劉氏卒，以四年丁酉葬，蓋黃氏忘記也。

朱子書節要二卷，荅留丞相第三書注，李氏所疑以某觀之，直是年譜字誤耳。蓋拜職名謝表，在八月二十三日。八十五辭湖南運副狀，在十月九日之後。三十一此書則在十月四日。三十八而懇免湖南運判，劄

子亦在十月十二日書。即下條之後，然則年譜九字當作十字，而湖南之命在十月四日之後也。明矣。

或疑朱子慶元三年正月既拜禠職之命矣，而後復有致仕之乞，朝廷亦有帶階官之議。見年譜慶元五年四何也？曰：按文集八十五落祕閣修撰，依

前官謝表，禠職之後復有依前官之告命，蓋禠職之命年譜已曰以小

報來則出於草率矣。後故降告命而改之也。行狀本文言落而不言禡，亦可見年譜漏此一節而退溪考覈不白。行狀注中不辨之，故紛紛多說。越不通耳。曰所謂前官何官也。曰於祕閣之前為直寶文閣更詳之。淺見先生所著述編次今所見有靖獻遺言八卷行。經名考解附錄二卷。社倉附考。拘幽操考證附錄有。四箴附考。著數諸圖。卦變諸說。養子辨證。三貴章說。程子性說。性論明備重錄。曲禮許友以死說。敬義內外說。各一卷。及祠堂圖。宗族圖。儼介圖。大小宗圖說。講學鞭策錄序。西銘舊解。載于古文真寶矣。

蔡祭酒於觀之六二引司馬子長邵堯夫蘇子由事以發達人大觀之義殊好看。

招魂葬之非禮也。范祖禹有論見唐鑑。

南軒期服不作詩見集十八示則斬齊固不可論也。簡齋丁外內艱不妨作詩外艱中作見集四彼詩人不足責也。文山則臨絕之音指呻吟語非遺興

也。

伊川云。狗俗雷同。不喚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蓋狗俗雷同者。欲避凶禍而趨吉福。是自私也。嚴毅特立者。吉凶禍福。惟所遇之受。乃隨時也。

咸卦。雖主於感。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其旨深矣。

讀書續錄曰。先儒謂邵子以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竊疑天未開時。只是氣塞。既未有日月星辰。曆數四時。不知如何計其年數。薛氏此說恐不然。蓋已開之後。數既如此。則未開之前。數亦可推。猶見已發之和。而知未發之中。考晝之日行。而推夜之日分也。雖未有日月星辰。曆數四時之可驗。其實而槩量其期限之久近。固知其不能差分毫矣。

虛齋蔡氏曰。左右二字。以體而言。則左陽而右陰。如東西卯酉之序。陰陽之定位也。今世之所以尚左也。歟。以用而言。則右陽而左陰。右常用事。

也。動者為陽，靜者為陰也。古人之所以以右為尊也歟。

家人九五蒙引疑語類淵錄是也。有字與初不同。蔡氏合之，非也。

如保赤子，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慈幼之心，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是識慈之端而推廣

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徐行後長

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識孝弟之

端而推廣之也。夫豈有假強為者哉。大學舉其細，所以該其大也。有附錄

其說已

益上九立心勿恒，即記所謂求母固之意。語類銖錄不合本義，不必從也。

夫九三有愠，語類礪錄與本義不合。

黃士毅語類篇自編得甚好。惟易部不依古易，是可惜也。

天命之性是分明備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而言者。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仁義禮智也。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元亨利貞也。

自有性命之名以來，未有若天命之性之精約而明者也。

中庸首章誠百世道學之淵源。

原道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西銘貫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而發之，故

程子曰：西銘原道之宗祖。

天命之性，西銘發掘，莫餘蘊矣。

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各具而未始不為統

體也。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統體而未始

不為各具也。

語類六十八曰：蓋乾道變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

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矣。全其太和之性，則可利貞。此段恐記

者之誤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窮之象，無窮之數，偏滿天地，充塞宇宙，浩浩

無涯。滔滔無盡。伏羲以聰明神武。生乎其間。不得不畫以漏其祕也。此畫前之說也。

卦止於六十四。而天地無窮之數。終畫不迭焉。是六十四者。畫後之畫前也。

天之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鳥獸草木。雖同受元亨利貞之理。氣質蔽固。無可指仁義禮智之全名。

妄萬惡之府。

寒暑所撓。失其常度者。不能志帥氣也。

聲色貨利。成湯且就不邇。不殖上用功。吾輩欲緩以制之。何其妄也。

日新時新。瞬息新息新。

文王曰。嗚呼。臣罪當誅。天主聖明。人情天理。於此爲至矣。

舜之號泣于旻天也。於瞽叟殺人也。於象也。泰伯之於大主也。文王之於紂也。周公之於管叔也。其事各異。而其心則一也。

知其必不能違天害已。故微服過宋。

同言如予。何而匡人不避。桓魋避之。亦仕止久速之妙也。

務爲異者。內不足也。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皆有是心。但不能充焉耳。

戲言召辱。戲動納侮。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斯語有感而記于此。

大學序。固非主論性也。中庸序。主論心者。亦有當焉。序文前後。意甚明。雲

峯謂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

序言心詳焉。豈其然乎。此等說深。覺有害乎初學。

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故曾子以此造門人。蓋學

者誠能用力於違道不遠者。則所謂動以天而一貫者。將有不期然而

然者焉。文集與范直閣書。三十。可考。

中庸章句。序心之虛靈。誠知覺一而已矣。句先儒多誤。緊讀虛靈知覺四

字故其為說粘滯而不明此與補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句法正同讀者傳習而不察爾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此精一二字之正解也

於其巍巍然者已藐之矣於其瑣瑣然者不能忘情何哉不是所謂血氣

蟲豪乎亦終必亡而已矣

掀却臥房而露地睡故有天下而不與焉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中庸天命之當然至善事理之當然中庸統體之太極至善各具之太極性天也教人也道合天人者也故中庸首提起性道教三者而後專說道才敬便正大才不敬便猥碎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於易大象見之

蒙齋銘性理大全易蒙引皆為朱子作頃日或跋以傳焉蓋失考也予嘗於真西山集見之

一日忽猛省曰鄉道之志非不切焉而德不崇者豈非謹獨之功有不續焉乎日書

一事苟則事事苟

薛敬軒曰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薛敬軒夫九五曰寬陸夫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繫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泰山集二十八終

泰山集二十九

雜著

戊巳錄二

既往愧悔與化俱過方來進脩與時俱新

夙興夜寐毋忘今日之志以上二條辛未元且記

貨色不須問如何急從不殖不邇上著力

蒼連嵩卿書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

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

此是緊要處文第四十一

盛德具乎自藏而顯之間欲顯未顯處大業成乎自顯而藏之間欲藏未

藏處

顯仁大業之未成者藏用成德之未融者

天氣不直降皆從地裏發生來乾一而大坤二而廣於此見之

以人物之稟言。繼善成性。賦受而不易。以造化之機言。顯仁藏用。出入而不窮。

天地無心而成化。易也。聖人有心而無爲。簡也。

惟其根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所以祭天地。祭山川。祭先祖五祀。而無不感格焉。

禮記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程子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中庸謝氏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以。這裡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自家要有。便自家要無。便無始得。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上朱子答連嵩卿問曰。鬼神馮依之說。大槩固然。然先生蓋難言之。亦不可不識其意也。文十一。答廖子晦曰。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

祭祀也。設主立尸。炳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蠱淺。知見執一。而求也。四十一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雖下見賓承祭之功。而謹獨不切。則功夫不貫。或斷或續。終是非持養氣象。而無自以入德矣。故程子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者善之長也。元亨利貞皆嘉也。而亨者嘉之會也。元亨利貞皆義也。而利者義之和也。元亨利貞皆事也。而貞者事之幹也。四德各一太極也。

知心之至。則知事之終。心至之。則事終之。

知至至之。方來而無窮。知終終之。日就而有緒。

知至至之。心之所向。日新又新。知終終之。事之所處。釘定確實。

史臣贊堯。首下欽明二字。居敬窮理之學。見其所原之遠矣。

欽體明用。所謂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也。

書大全。秋分日在房。澠川氏曰。在心。

堯典。四中星。虛昂已然。鳥陳氏旁通。指星宿。火。大全金氏說。指心星。共合

澠川氏說。

敬格相資。易知。敬格各進。難知。讀書錄言相資。自省錄發各進。

吾欲不愧于心。不負所學。而舊習纏繞。因循惰弛。豈非自棄哉。五月二十

三日。謹記。

知理一分殊。則仁行義立。

延平。隱居不仕。燕閒體察。默而成之。非他人能及。若夫經綸天下之大經。

措諸事業時。有勞逸之殊。遇故二程因發明敬字。合內外貫動靜。此語。原

延平答問。論朱子言而附錄之。黃氏曰。抄引之。文會學錄取之。或言字。學者宜三時會稽。附類百三。曰。李先。生。觀。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家。僮飢困而已。則游會宴會。非人情也。

南齊雲。不嘗賀蘭食。而云云。在義當如此。

大學或問論敬。惟舉四說。不取靜坐之說。意有在焉。

魯齋學從老子來。歷歷不疑。讀其集可見。

湯武之舉。當日天下之幸。萬世天下之不幸。若惟有舜禹而無湯武。則秦

漢以來。殪死百萬。流血千里之慘。未必若斯之多也。

孔朱在當時。不用閒暇。刪翼六經。折衷百氏。此當日之不幸。萬世之大幸

也。

如書字細事也。而觀此。亦可知其養之淺深。

南軒評荆公書。警發深矣。

雖有指天誓日之志。苟非進脩有序。未有久而能不消歇者。何謂進脩有

序。曰。不敢欺。不敢慢。以為本。讀書窮理。以為業。而俟其習熟積累。自然

有成耳。

微箕不死。故有不拂乎愛之理之說。若比干。不待論。拂不拂。上註或曰。存

宗祀。或曰。佯狂而受辱。而不及比干事。亦可見其意。

三人之行。何以知其必出於至誠惻怛。曰。朱子固言。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

不拂乎愛之理。此語尤妙。

受有臣億萬方。其喪也。蓋皆有惻怛之心。獨三人能弗拂而全之耳。

仲尼說仁。孟子說仁義。仲尼說志。孟子說養氣。仲尼渾淪。孟子示用力之端。親切故曰。其功甚多。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已得聞之。則莫求於前。莫繫於後。無往而不爲全體焉。豈非行法底氣象哉。

聞而知之。是豈如後世電光石火之機耶。集注引子貢語。可謂實矣。然則其他數聖之見知聞知。雖難一一可考證。而其旨固可默推焉。

是非一定。莊周欲齊之。然真是真非。終有不可移易者。多見其費辭冗長耳。

參同契鄒訢注。惺窩藏本。羅山嘗覽之。後失而遂不得焉。惜哉。見林集七

十卷

上蔡屏玩好。斷色欲。學者宜爲法焉。

范文正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雖一言食之。非夫也。

觀孟子所論伯夷氣象。其充擴得盡惻隱之心者與。

語類百十三。廖德明問。默坐澄心之學。曰。只爲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又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

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閑散。刪後詩多有意乎巧工。而或不出於實情。所以爲醇儒莊士之所輕賤也。

俾其反之。則雖未知道之作。豈不爲勸懲感發之助乎。方氏讀感興一篇。可謂正矣。然於所以爲詩者。恐未免有所不盡。三百篇之作。豈悉出

於知道者哉。如言知道者而能爲詩。則其間可削者多矣。詩惟實情而已矣。詩傳序可見也。若夫感興之作。大易大中之儔。豈以體爲五言可

以詩論耶。此正會思孟程而可。衛武尹吉甫固已不能及也。則欲依此以抹却千古之詩。非通論也。

朱子詩傳自使人思無邪。經筵不講國風之疑。今則無之。

讀書錄無破大乘禪之說。學部通辨亦不可少也。

薛敬軒曰。程子釋鳶飛魚躍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存心之謂也。詳五重遠謂此只以人語天也耳。

十月之交。大全安成劉氏曰。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淪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爲星昴乎。今日星昴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爲右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重遠謂此說非也。所謂日子時起於虛宿。一時行三十度有奇。而申時躔於畢宿。張宿昏中。則爲天不動而日獨行之說。其不通豈足疑哉。上既言

日沒。虛淪於申位。而下爲說。又如此。首尾決裂。可謂疎謬也。蓋天轉日逐。各不暫停。經一晝夜。爲日終。不及者一度。昏時日猶躔虛側。不亦宜乎。以此推之。黃壽山所難。日行如左行。則每日周二十八宿。不得言日在斗。在東井者。亦不辨而自明矣。

若以邦畿千里。爲生民按堵之至善。則是九服之內。爲荒野矣。故章句曰。止居也。或問不用居字。炤下止字也。

一貫自然不已。太極實然不易。

學問思辨踐履克治。皆學問之事也。而求放心之功。實行乎是。數者之間。蓋謂學也。求放心者之學。非徒學也。問也。求放心者之問。非徒問也。思辨也。踐履克治也。各求放心者之思辨踐履克治。而非徒爾從事焉。夫能如此。常常不已。則志氣自然清明。義理自然照著。而可以上達矣。苟欠於求放心之功。則昏昧鬱塞。放逸怠惰。雖窮年盡力。以從事於學問。思辨踐履克治之間。然不誠無物。又安能得有所發明哉。此集注之正

意。孟子要略。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又一說。文會筆錄之判。得之。反復。人身來。猶言鞭辟近裡著已也。

明則決然。有禮樂幽。則決然。有鬼神。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變則物之忽然。無矣耳。

精氣爲物。如此明靈。遊魂爲變。如此幽怪。明靈者。久而亡矣。幽怪者。久而往矣。但亡者。可知往者。不可測耳。

沾沾自喜。何以服人。

有功不言。人自服。

矜己之長。病人之短。鄙人之常態。

天地之化。一往而不復。是乃生生之妙。輪迴之說。造作已。

憧憧往來。不惟不感得人。或反自辱焉。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壬申十二月望日。謹書。

事上接下。不用一豪之智術。

明德新民。不可偏重。或爲高。或爲通。皆非道。非教也。

人心危險甚矣。一目偷視。一言淫語。乃戕德之斧斤。不當爲細微而忽略焉。

朱子至日自箴。詩曰。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誑。閱默還包羞。

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豈彼重泉幽。朝來自茲始。群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輟。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

以致敬。說這事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爲主。靜類百一十九。

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同上。

兩娶三娶。神主當並配。荅葉仁父。李晦叔書。及語類百二十八。可學錄。璘錄。明矣。亡可疑。荅陳明仲書。恐未定也。

語類百二十九。論李泰伯曰。曾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送之。百三十。論陳無己曰。傅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重遠謂此二條。曾陳二子之風。可見。而警發亦不細矣。傅至矣。范無禮。李使范郊迎。可謂偉丈夫矣。讀根慾章曰。欲色則屈於色。下欲貨則屈於貨。下好名則屈於名。下誇能則屈於能。下以意氣加人則屈於人。下一事屈則事事屈矣。安焉。關焉。學者日用之間。於是。數者。審察務決。真能無貧戀于前。無饜吝于後。則心存理得。將有不期然而然者。而其立于一世也。如雷霆日月之運于天。如高山大川之列于地。天下萬物莫我敢遏焉。此之謂剛。程子所謂其要只在謹獨者。是真實手段。學者其可不悉心哉。

婦私有資財。擅賜與。而夫不問。非家也。

高祖之雄心霸氣。所向無敵。而願以四老不能廢弱子。理義之感。人心可謂深矣。

四老之策。楚辭後語。論之審矣。

學聖人之書。爲市井之行。可恥之甚。庇蔭本根。刊落枝葉。此意不可忘也。

去人欲。無他法。譬如孤軍乍遇敵。只得捐軀。以向前而已。若欲靜以制之。則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彼之勢已爲主矣。些少功力。豈所能及哉。

一念之欲不能制。其罪至於欺天。可懼哉。

誠敬徹上徹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間進步。自然之地頭階級。而緊緩先後。亦不容纖毫之安排矣。

脩道之謂教。大學其書也。緝熙常目在之也。

性善不須多論。爲善必快，爲惡必慊。天下之同情也。只此一端亦可決。一日忽猛省曰：存留私欲以學聖人，雖顏子之才所不能焉。吾輩稱平日從事于此，殉色酣飲，尙且不能與俗異，而徒欲以汎論疎讀之餘，尋聖賢遺旨之所在，何其妄也。克己之功，今日學者雖不易及，果爾有志，則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六月二十日，默坐有所感，因讀克己章，燈前記之。

克己復禮是兩項功夫。語類賀孫南升時舉植錄甚詳。然不克己則復禮無所用，而復禮之未至，乃克己之未盡者。故下文四勿專以克己言，而集註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其極勿字之效，又特言私勝不言禮復。克齋記亦曰：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則兩項實一項者，亦可見。時舉錄曰：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此說最

妙。

爲仁克己復禮之極功，不屬效驗。集註曰：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又曰：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又曰：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語類曰：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又曰：問克己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爲仁。曰：存得心之本體。又曰：須是克盡己私，以復乎禮，方是公公，所以能仁。玉錄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以上二條，開

父子只是一箇人，判去可惜。謂之慈，離來求合，謂之孝。

周子張子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也。故大中二序不及二子歟。大學序特舉曾子，以有傳十章也。中庸序並舉顏曾者，顏子與於三德之人。曾子傳道於子思，不可偏廢也歟。

仁自不能不愛，但不察則爲淫溺之心，能察而去之，則爲惻怛慈良之心。天理人欲之判，於此可見。

杞宋許用天子禮樂此亦可疑既不令其子孫有天下又何得以虛文尊之。

啓籠於威儀心術有所墮壞故足納人之侮。

既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則身心內外動靜食息當無時無處不加功也。

程子養觀說曰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

天地之心也。荅張欽夫書曰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

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詳類六十二卷。亦有此說。荅呂子約書曰至靜之

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識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

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識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

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重

遠按復坤兩說不合荅呂書合或問可以爲斷矣。

中庸首章說論脩道之教論戒恐謹獨荅林擇之書論謹獨者皆不合章

句或問恐未定之說也。

默觀天地流動發生之機不斯須息焉。

靜聽如有聲非有聲也百物運動之氣而已。

通天地薰然惻怛慈良之心。

致中惟一也致和惟精也天地位萬物育以彼而言允執厥中以我而言

俱是效驗爾。

自古言君德莫若皇極之至精至密至廣至大至要至妙者焉天錫禹洪

範豈不信哉大學中庸二序述列聖道統皆以立極爲言誠有以也夫

天有是理以生洛書大禹有是心以發皇極。

聖人雖有是心不因洛書中五亦不能發得及皇極之至妙吁妙矣哉。

後儒言洪範不關洛書不知中五皇極之妙也。

語類二十九楊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

季文子只是多思之爲尙故夫子譏再斯可矣亦是大槩說耳如究竟言

之君子之學窮理爲貴使其窮理則九思何至私意使其不窮理則再

思亦只是私意也耳。故朱子圈外云云。而語類齋錄亦分明。

武子處於無道。不避艱險。可謂愚矣。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不可及也。程說沈晦免患。蓋但得下半截。獨所謂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者。此可以爲萬世之訓。故圈外收之。

此心洞然。表裡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閒斷久於此境界。爲主。而在內。有時造於此境界。爲賓。而在外。須心體而知之。或以仁爲屋。以心爲賓主。或以我爲賓主。或以我爲屋。以仁爲賓主。或以天理人欲相爲賓主。皆可通。而各爲初學。不會設言耳。不必泥著分配也。語類問。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淵源錄謝子傳。極警發人。當時時觀省。喚醒衰惰。

周恭叔傳。三先生語。釘定確實。砭鍼肌骨。朱子亦有詠。胡梅溪詩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澗。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每讀到此。未嘗不捲卷太息焉。吁。可畏哉。

太戴曾子曰。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重遠謂此等語。甚不類曾子之言。恐誤傳爾。

元祿癸酉九月十二夜。予夢中得一句。曰。有一無一。傳有一。又夢中自解。曰。有一。必有事也。無一。無一物也。言心之本體。雖無一物。學者用功。在乎必有事焉。已覺燈下記此。

遺書曰。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又曰。必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朱子答廖子晦書曰。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重遠

謂此三說一意鬼神之說於此默會可也。
遺書曰生死猶古今。

人須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胡子此語。學者當三復體會。以此立志。念念不忘。然後凡日間雜費雜用。須勿問。豐約勿問。奢儉直應副將去。久久不已。則勢利之動漸少。氣象快活矣。若夫不能以此立志。欲徒隨事省察。爲當然之宜。則吾忍撻節陷於吝嗇。輕財流於奢侈。莫適有是處。而勢利汗卑之習。將依舊不就消滅矣。此不可不察也。

如欲試動。不動於勢利。惟察乎破缶之聲不聲。
爲士不免於季子金多之見。可恥之甚。
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心也。如內交。要譽惡聲。便此心索然。知其不仁矣。

己欲立而立人。下。大全朱公遷曰。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注以爲狀仁之體。重遠謂此說非是。此以己與人對言。以見天理周流無間之意。非以未發而言體。亦體質體段之體。非體用之云也。語類問注云。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己對人說。便恁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不是仁。

文會筆錄論己字至親至切。

只是己而已矣。則天地萬物一體。而愛無不徧焉。但悲己內容絲髮之私。便偏曲紛雜。爲蠢然一物。死了。嗚呼切哉。

筆錄曰。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言仁者之量也。重遠謂量字些不穩。仁者骨毛指爪盡是愛。天地萬物自無間隔。故程子云。然學者當認其流注通貫之實也。謂之量。則覺似虛了耳。

遺書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不亮惡乎執。

德之不脩。不仁也。學之不講。不知也。聞義不能徙。不勇也。不善不能改。不實也。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志欲行周公之道。則夢見周公。無是心。則無是夢者。誠也。天地之間。只是方生之氣。

神化者。體用之謂。能窮而知之。則真與天地一矣。嗚呼妙哉。

程子曰。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疑能為君子者。

明道先生澶娘墓銘曰。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

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性體情用。統乎性情者。心也。元亨利貞。其合體用動靜主宰。而名者也。歟。在天為神。在人為心。其實一也。故曰。心者人之神明。

死生有諸己。故曰。有命。富貴。身外事。故曰。在天。其埋深哉。

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曉夢一語曰。直則順。順則平。平則敬。自然生乎其中矣。夢中自釋曰。凡物不平。輒就不安。惟至平。然後常久堅固矣。故曰。平則敬。生。

讀中和集說曰。中庸首章說未定說也。所論戒謹恐懼與謹獨。不合章句。或問未發已發。亦舊說之旨也。其他尚有可疑者。詳考可也。

易寂感說未定說也。未發已發之論。可見。

已發未發說。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此二句與後來所說少不同。歟。語類曰。中是虛字。理是實字。故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此乃後來定說。合程子天圓地方之旨。

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李退溪曰：按六十四卷論中和，書當作未當。

程子養觀說亦定說也。但引復卦不與或問合。或問引坤卦蓋後來定說也。荅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條做此。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退溪曰：一當作七。重遠謂退溪考定論中和書先後見于朱子書節要。今從其說具列于左。因注所考于下云。

文集三十卷與張欽夫人自有生即有知識。蓋第一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蓋第二。

三十二卷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第三。退溪注此書曰：右論中和第四書。已發者人心心為已發之正當為三。第四當為二。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第四。退溪注此書曰：右論中和第四書。已發者人心心為已發之說。當為第三。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蓋第五。退溪所稱第五書未的。知其何書。今考節要所收次第恐此書缺。然此書不為中和發。

之當

諸說例蒙印可第六。此正定說也。

六十四卷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七。退溪注此書曰：右論中和第七。今按朱子與兩軒論中和隨見隨報。初無

電於次第之至此書。起題第一者中和篇見有發。故作書報兩軒。即退溪為第六者。是也。乃書已發未發。皆謂及。又作此書。題湖南諸公。蓋欲益反復。則論以歸至當。故題此書。以為第一也。其無第二以下者。蓋湖南諸公。因無與論乎。或無荅書乎。未詳耳。退溪以為第七。恐非事實矣。

薛氏曰：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予讀讀書錄有年于茲。其言之高明。彌讀而彌可仰焉。真可謂真儒也。薛氏曰：朱子言人心最靈。而有以通貫乎性命之全體。心性命一理也。

九。重遠謂全字句絕體字冠下句。此朱解本意。薛氏失其讀也。

程子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右二條，平
思餘七載之。

上蔡謝氏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艸艸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艸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誇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

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荅廖子晦書曰：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閣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它廝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人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

遠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母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烹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裡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前幅未盡鄙意，故復布此。試反覆之，當自有判決處。文下第四十五，下同。

答吳伯起書曰：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恠。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當自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韜仲，不下次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折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擊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薛子大賢，尙不免西市之縛，豈非命邪。

秦山集二十九終

秦山集三十

雜著

戊巳錄三

薛敬軒曰。人爲學。至要當于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說書十一

薛子敬吟曰。整肅嚴隄防。主一謹操柄。惺惺不昏昧。收斂無餘剩。持敬箴曰。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岐。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墮。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重遠謂大學或問。舉程子謝尹之說曰。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薛子說用力之方。如此。此明盡學者。其可不悉心乎。

朱子曰。慙忿如摧山。望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雷之烈。詩經七十一。下同。

又曰。慙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須當填塞了。又曰。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望但過絕之。使不行耳。

四端理之發。欲其擴而充之也。七情氣之發。欲其約而合於中也。約其情。使合於中。聖學自脩之總括也。

於世味不能忘情。則其爲人也。終是輕薄矣。輕薄不除。其人可知也。

以忠恕語一貫。正要看得忠與恕脈絡貫通之妙。明道曰。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正謂此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即是脈絡貫通之妙。

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此言不可與此章忠恕併論之意也。當詳考之。大學衍義十一引此語。遠斯之間。有是也。二字。此

恐失本意。語類曰。今若要做那忠恕去。湊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一貫。皆不是。某分明說。此只是曾子借此以推明之。重遠謂熟考朱說。斷中庸所謂以下十八字。爲別說。不粘著上文因其才之說可也。

本然之權度。省察事也。蒼黃商伯書可考。

秋水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重遠謂此章恐與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微指合焉。

范淳夫其人如玉。然而不免枉死。豈非命乎。遠遊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集

註曰。夫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末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惠。廼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或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終篇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集註曰。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爲憂。而願爲方仙之道。至此則真可以後天不老而洞三光矣。下視人世蠶盜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集註序曰。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臚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重遠謂此皆自憂世之念。至乎樂天之誠。下期千載無窮之知者焉。意與孟子

結章相似。真難與俗人言矣夫。

山崎先生說仁字。至親至切。當時予講玉講附錄。與聞之。幼未能盡其旨。可恨哉。今讀其遺書。筆錄論語有子章。發明親切。學者當就此理會焉。能近取譬。猶隔肌膜。至以己及人。更無肌膜之閒矣。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體周流無閒之實也。下以莫非己也。受之。可見謂之仁者之量。少覺。意想廣濶。似呂與叔。洞然八荒。皆在我闔之語。當審之。

李退溪西銘講義曰。橫渠以爲仁者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必先要從自己爲原本。爲主宰。仍須見得物我一理。相關親切。意味與夫滿腔子惻隱之心。貫徹流行。無有壅闕。無不周徧處。方是仁之實體。重遠謂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此李氏數語。足以解之。諸儒未言到處。

荅石子重書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子爲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重遠謂

審此說。孔子只爲除車外無財耳。別有財必與之。讀圈外胡氏說者。此義不可不知也。

季路鬼神章。語類第六條。問語精到。第七條義剛。錄甚精。

語類曰。子路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於衛。何歟。若再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爲衛君與否。蓋不若子路之蠢率。

語類三十九日。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寶不徑相似。

語類曰。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著。無所作爲。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下同。

又曰。伊川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掩。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

又曰。此一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

又曰。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人在集註中舞雩後。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即鳶飛魚躍也。即勿忘勿助長也。

曾南豐永安縣君李氏墓誌曰。刑部李昌言。嫁女。常擇寒士。而至其後。多爲名臣。范文正公仲淹。鄭文肅公。或與駱侯與京。是也。重遠謂世多擇富勢士爲壻。其終多至敗滅。李氏事可以爲法也。

燕用慕容恪而國興。恪卒。不用其遺言。而國亡。秦用王猛。而國興。猛卒。不用其遺言。而國亡。兩朝之事。如出一轍。爲政在人。聖言豈不信哉。克己當認未發精明火烈烈之氣象。敬恕當認飽滿充實盛水不漏之氣。

象。

語類二十四問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

遜志齋雜誠曰。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重遠謂如此。僧不祔家廟明矣。

文集二十四。與汪師論屯田書。曰。因天時。分地利。重遠謂大學或問。因天

分地之義。當如此理會。無限量。無空飲。無閒斷。無窮盡。大莫大于此理。此薛子語太極也。

人不知而已獨知者。邪。正理欲爛然。不可誣焉。此乃真心也。能即此而推廣之。所謂擴充也。如冒昧乎此。則竟無自脩之可下功。所謂賊殺其親。大逆無道者也。庚寅冬至日書。

孟子瞽瞍底豫章。圈外李氏。即延平先生也。綱齋曰。蓋集注初例。以延平。

爲李氏。後改爲師說。此章偶漏。改削耳。

李先生喫緊之意。在不見父母之非。一句。即與無不是底。父母一意也。文會筆錄曰。無不是底。父母是拘幽操之意。不見其有不是處。是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之義。此說恐分別太過。更詳之。

語類七十八曰。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爲可疑。

堯與舜。同心同德之聖。而所授者。四海九州也。然而堯不歆舜之享。今人以異心異德之人。爲養子。授之微物。泰然爲傳襲之宜。甚矣俗之流弊也。

水戶光國卿嚴禁異姓之養子。可爲萬世之法也。

綱齋大學物說曰。大凡有其理。則必有其形。謂之物矣。是故離理無物。則無舍物。得理之道。此天命本然之正體。人道當然之實事。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者正謂此而不能明乎此物則每接此物雖強用其智力致其察然相象臆料擬議摸索惟局見聞特主意智猶舍規而圖圓棄矩而畫方終不能自信於秉彜好懿之真不殆不易之實矣此又理勢之必然不可得而免而致知在格物者亦正謂此也重遠謂此綱齋一生學力說要者也

綱齋聖學圖至精至約講義發得親切正是晚年至熟至到之說心明知非是而冒昧爲之者無天也無天者滅焉

心知者道心也冒昧者人心也心知難立而冒昧難制此微危之著也

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爲據類甲

八十一

語類五十九曰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重遠謂此條恐記錄有誤也放

心即物欲收之則理義之心爾所謂即人心而識道心者也

大學筆錄云所發如何無他方寸之間是也重遠謂此說恐當審之檢語類諸說不如此迫切指之可見條亦如不理會得誤入乎識心見性之說矣又云格致誠正脩明德之事然有不待五目而合下明之之功先生曰明明德明只是提撕也重遠謂不待五目而合下明明德此言亦當審之恐竟不免與經傳有差而於進脩有弊焉朱子提撕之說只是就存養一路而言耳不足據以決大學完意也

又云格物致知次第工程亦當如八目之序重遠謂此說當更考補傳或問詳矣恐不得如此局定大抵八目當合下致功焉至其成功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自然成次第耳

求是編曰經文先言物有本末次言致知在格物則格物者分明格其物有本末之物也重遠謂此乃綱齋所譏不識物字者也

讀書續錄曰觀知至連意誠說則致知格物先干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

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重遠謂格物致知乃明明德最初下手工夫。于身心性情上用功固不待言焉。此等說豈非鈍了經文規模之精意乎。

語類十四云。敬是箇整徹底物事。今人却塊坐了。相似昏倦。要須提撕。有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

洪範明義黃道周曰。殷曰祀。周曰年。逸周書大匡篇亦曰。十有三祀。則是周未改年也。

綱齋曰。洪範蔡傳曰。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此說可疑。若因箕子其曰十有三者。非紂年武年也。此爲不通。蓋周公制禮而後改祀爲年。此未改之也。歟。後世陶子不稱敵國紀號。只用甲子。可爲千載之法。

蘇子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卑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綱齋曰。此聖人體道之大權。後世不可

爲法之事。先是紂屢欲殺箕子。而箕子爲洪範之道。不爲少避。今惜之。傳與武王。此亦一段難說題目。重遠謂何不傳微子也。

康誥曰。克明德。綱齋曰。克立志也。有不得不措之意。

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着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裡。伊川所謂道簡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呼便出。吸便入。語類六十一

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大段着脚手。不得。若大段着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略略地約住。在這裏。

佐藤直方曰。近思錄好看。此好字。好玩好笑等之好。今先生借爲克明德之克字。而用。蓋訓同也。

近思錄序無極而太極一高卑合遠近之道也。致知存養力行。升高自卑。行遠自近之教也。兩件近思錄卷中第一義也。

汪器之刻近思錄正文跋之。

先生嘗曰。會津中將命吾以玉講附錄序。吾辭不敢。所謂發揮四子旁通情者。吾玉講之口訣也。此外不能措一語也。

近思錄序議蔡氏續錄。此先生終身讀朱書。至精至熟之言。讀玉錄者。不可不知也。

近思錄十四目規模廣大。而科級嚴密。所謂小學大學工夫悉備者也。其間有少異者。蓋衰世之意乎。葉解不註十四目。其識之淺可知也。

一者無欲也。無欲只是心身無妄動也。

周子之無欲。即程朱之敬。

自直曰。征義和當在日食之後。蔡傳既為仲康即位。次年征義和。又為日食在仲康五年。義理不順。前後必有一誤也。

綱齋正德辛卯十二月朔日卒。年六十。無子。養兄子勝太郎為嗣。未及冠。壬辰十二月二日卒。又以其弟嗣之。

語類百二十。純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都須收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語類百二十一。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須著火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趨了工夫。辨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

又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

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都看見逐一教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便還他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

人積不善多而心神鬱悖醫家不知却欲以草根樹皮治之難哉只當反己改過正倫理厚恩義如此乃勿藥有喜

明道先生至誠通於神明而生九子六人先卒土津靈神亦近世有德君子而生十子八人早世吉凶禍福各自前定不可奈何予累喪子悲哀不能出氣其不知命甚矣

遜志齋雜誠曰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姜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

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重遠謂近思出處類困卦程傳及方子此章當朝夕玩習信得及是乃君子知命之學也或曰遜志齋以剛得禍噫是不知命之言也明道先生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而壽止五十四生九子而六子早亡宋景濂何等樂易博愛也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以此觀之禍福壽夭皆前定矣士豈可不自信哉

韓持國作明道先生墓誌銘曰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此語兩立義命難解不如遺書言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之直截分明也

楊廉論韓維所作墓誌可謂是當也

願子孫之衆多而不可得願壽命之長久而不可得願爵祿之裕厚而不可得願身世之優閑而不可得命也於命有知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徒爲爾不能豪髮得效也然則人世一生惟盡義理當然爲究竟手段

而已矣。易曰：君子致命遂志，至矣。

死生皆天命也。花雲之子有百死之理，而竟免焉，豈人謀之所能及哉。

語類云：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重遠謂。此章大頭腦須如此會，不與大丈夫及夜氣章相類。

周新直臣，不免枉殺，此天命也。吉凶禍福，不與善惡邪正契勘也。如此知命，難矣哉。

彭澤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涇池月川曹先生始也。重遠謂此說是也。曹端字正夫，宣德九年卒。皇明通紀陳建論得之。

語類八十七曰：姊妹呼兄弟之子為姪，兄弟相呼其子為從子。今人呼兄弟之子為猶子，非是。又曰：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文集二十五答呂伯恭書曰：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為深。

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為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重遠謂斯書乃論水戶故中納言家斷案也。

淵源錄十二侯師聖傳附朱子論侯子論語說，此見文集三十與張欽夫書。楊廉言大全集無所見，失考也。

秦山集三十終

秦山集三十一

雜著

庚辛錄一

孔叢子。子思論三統極分明。朱子儀禮取之。

昭二十年穀梁傳。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此論衛公孟軻之跛而言。小學論婦七去。曰有惡疾去。注為其不可與共柔盛也。

伍被觀天下之治。先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真知言也。

班祿張耳陳餘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何其警策也。而固卒以勢利之交。窮死。行不逮言。可恥之甚。

孟郊聯句。德符仙山岸。永立難欹壞。氣涵秋天河。有朗無驚泮。此等詞。可形容有德氣象也。

朱子之後。醇儒若薛文清公。誰有出其右也。然出處之際。極有可疑者。永樂進士一也。以中官王振之薦。出為大理少卿。二也。景泰末年。三綱亂。

矣。而不去三也。天順奪門之朝。豈可仕耶。而進至內閣四也。公平生尊信許衡。蓋式其出處者歟。吁。惜哉。

吳康齋不仕景泰天順之朝。其出處何閒然之有。丘瓊山仕景泰天順之間。與一時諸臣同。

唐荆川學術詖僻。晚節濡跡不足觀也。焦弱侯至以否之六二及狄梁公。婁師德救論之。則其屈辱之甚可見。

重刻語類。葉向高朱吾弼二序破得時學極中要害。萬曆年間有此二文。真蟬蛙之霹靂。鷓臬之鷓鷯。吁。盛哉。

北魏孝文帝甚重蕭齊。使人親與談論。顧謂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愜。重遠謂元凱之言。何其痛快也。予每有論聖朝與西土文物之盛替。道學之精疎者。必以此言折之。無敢難者。噫。百年一易主。尚可貴。况亘乎億萬載。如一日者乎。

元魏孝文帝與群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張官列位。爲膏梁子弟乎。爲致治乎。魏主曰。欲爲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司馬公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雖魏孝文之賢。而不能免斯弊也。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重遠謂此一段尤好考。蓋聖朝用門地。千歲不改。要不無少弊焉。西土先賢才。遠由唐虞固多。賴其力矣。然兩國帝位之輕重。運祚之脩短。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雖神寶之靈德。抑又門地貽厥之得其道也歟。吁。是非之源深矣哉。雖司馬公亦有斯陳腐之談。他人尙何責也。孝文天資特達。知識及此。可欽哉。

胡氏曰。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其意必曰。姑與

之合少。貶無傷也。不如是。不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也。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未哉。雕之爲儒哉。

平四年。

曾南豐庭木詩。直寸斷。姦諛。痛快剗切。

明都玄敬南濠詩話曰。楊子雲曰。言。心聲也。字。心畫也。謂觀言與書。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則言與書。又似不足以觀人者。元遺山詩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有識者之論固如此。

又曰。方正學集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詩。

又曰。許由之名。見於莊子。與卞隨務光等。率皆寓言。自太史公以爲實有其人。而後世因之。許由者。許其自由。未嘗有是人也。重遠謂許由。寓人也。彌明實人也。

白樂天朱陳村詩甚似異國物語。一島事。然彼島事益奇絕。

隋牛弘嘗問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按。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重遠謂此弊後世尤甚。不可不知。炫他策尙切者多。見綱目大業三年。

唐魏玄同爲吏部侍郎。上言。高宗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以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

元水澤

唐高宗顯慶二年劉洎之子訟其父寃言爲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彥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爲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爲用刑不當矣上然其言事遂寢胡氏曰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導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繫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萬世議之是豈所以爲孝乎劉洎之子欲雪父寃以褚令罪逐放假以爲名庶其必行彥璋之言雖爲先帝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耳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又睿宗景雲二年復斜封官殿中侍御史崔洹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衆口拂騰恐生非常之變胡氏曰彰先帝之惡爲陛下招怨奸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于過舉豈所以爲孝沽美譽于羣小豈所以爲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奸言無自入矣

唐玄宗開元元年張九齡奏記姚元之勸其遠諂躁進純厚略曰任人當

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舉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元之納其言陸宣公論名器俸祿曰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此論極切時弊可考見德宗興元元年

司馬公曰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貞元四年

胡氏論姜公輔黃冠之請當著眼處見貞元八年

陸宣公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第六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綱目略不舉其文奏議可考

憲宗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陸

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元和十五年。

司馬公論朋黨。見文宗太和九年。
世本。朱子荅鞏仲至書。曰。舊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則朱子時。已少見矣。又云。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

漢昭帝時。文學曰。高帝禁商。不得仕官。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此不易之論。而後世尚不覺悟。何哉。

明太祖攘夷之功。誠曠千古。而所不有焉。而以其列。忽必烈於帝王廟跡。之事公而心私也。已。

胡應麟詩藪。古今詩話之絕唱。

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

義。左傳二十三年杜注。

統。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大學衍義補百二十二。

張世傑忌文天祥。不惟於有召公不悅之說。洞山价。母書。苦心苦心。出家。大罪。通乎天矣。

李氏藏書。議論惟僻。誣陋極矣。明末學者多慕尚焉。可謂亡國之音也。李贄以陳遇中行。為明朝名臣之第一。誠然。

南昌之圍。張子明不屈於陳友諒。與晉解楊事同。真可謂烈士丈夫也。王禕子充節義可觀。子紳孫稔能肯堂。可尚。可尚。

余逢辰。不收入靖獻遺言。惜哉。卓敬。先幾之明。非齊黃諸人所及也。

茅大芳。方孝孺友也。靖難兵起。遣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子孫五人俱死。

靖難登極。詔孝孺之後。命金華樓璉及括蒼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

閻遠巡一夕自經死。可謂志不勝氣也。景乃草之。或曰無錫王達之筆。郁離子之子劉璟。大節偉然。

吳訥。蘇郡黑審匠也。楊士奇薦之。

三楊。西文貞。士奇。東文敏。榮。南文定。溥。

東楊。天地立。紅之策。機變極熟。時論以譎而不正稱之。誠當。

東楊。創每朝言事八件之制。遂爲明朝一代之定制矣。罪莫大焉。

三楊大節已喪。其他何足道也。

岳正大膽。

英宗遺命云。勿以嬪御殉葬。彭時曰。此事尤高出千古。

方。劉瑾用事。逐劉健。謝遷。獨留李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大師。吏部尙書。

華蓋殿大學士。及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制碑文。極其稱頌。

頌。正德。開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瑾分付。內閣東陽楊廷和創爲之。及

寧夏平。東陽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張永功德。西涯此數事。臭穢

紛紛。不可讀也。

王守溪論修史甚好。

劉忠。風裁肅然。可敬。

大禮。楊廷和以下。廷臣之議是也。張璠。桂萼。霍韜。方獻夫。席書之說。終是

彊辯爾。

趙貞吉。怪誕不經之士也。

王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

也。

王恕自作傳。是其取咎。所自致。而得罪。而疏辯。亦不可言忠也。

李秉舉掩骼。令甚好。

余正己。童軒二氏之曆。其詳如何。

周經爲春坊中允。侍奉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

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

張敷華言國貨取息大非政體。

陳獻章胡居仁皆吳與弼門人也。

蔡清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群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辨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陋哉言也人不可以不知道也。

陳獻章示湛若水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大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撥談淫邪遁一至於斯哉。

王心齋良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半明末學者好恠誕如此可戒哉。

王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廖莊上疏景泰論兩宮之友愛儲嗣之建立可謂知治體之大也。

黃鞏張翀楊爵三疏指証施方甚可觀焉。

舒芬大禮之議是也。

孝子麴詳字景德永樂時來于聖朝改名元貴博學善吟詠往來兩國後遂歸鄉此事當考之。

姚涑論鄆人對甚好。

王紳傳曰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王世貞傳曰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觀此乃知斯禮在彼國亦鮮能舉之者矣。

徐九經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

袁了凡自述見太上感應篇圖說至愚極陋無所不至袁氏固雖非無惑於報應之說者此則甚矣恐他人僞作也已可笑可笑。

感應圖說載蕭與成與弟與潔讓業事全與戶波孝子相類。

筆疇至庸極劣誠王遠之所著也。

許謙杜本不仕元。

世史正綱統之予奪極嚴矣。白圈朱字，陽也。黑圈陰也。白圈黑字，陽中之陰也。白圈無字，陰中之陽也。厚黑輪黑字，陰陽之變也。史綱周武氏論曰：倡優之子，從母之姓。

闔閭入郢，淫虐之肆，前古未聞，欲不亡得哉。

陳仁錫曰：季孫意如得書卒，所謂定哀多微辭也。

論韓文者極多，然皆不若進學解之自評及李漢之數語。至其學識，非程朱諸賢孰得而識之。

綱目凡例，朱子已沒，殆湮淪焉。賴王魯齋極力探索，得復行于世。成化乙丑然尹起莘作發明，劉友益作書法。宋人皆皆未考於凡例，則王本亦不久而晦蝕也。其後經八十年，至正壬午，新安倪士毅再得之，鈔梓以傳。今本即是。而汪克寬考異，徐昭文考證。正中人皆平共據此而作紛紛之論，遂定矣。蓋王倪之功實在乎尹劉數百萬言之上，而尹劉一生所研精覃思，徒成一箇妄作而已。學貴知要，豈不信哉。刊本宜削去，發明書法，獨

附刻考異考證，而可。

語類百二十，有陳德本，此恐藏主一箴者。

名醫類案引坦齋筆衡曰：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歛，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

佔畢齋集十四送人歸日本詩注：山城州，日本國都。其都中道路皆旁通四達，每一町有中路三町，為一條，條中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條，赤間關乃日本西岸，隸大內殿。此言得實也。又送金校理訢如日本詩：感動鎌倉王。注：日本國王源義政，世主鎌倉殿。此不知我事而言，可笑也。

又地理圖十絕詩：滄海茫茫紫鳳騰。八年生理只孤燈，歸來試把菱花照臉上，丹霞一半凝。注：鳳溪有烈女名藥加，其夫為倭所虜而去，藥加不知存沒，不食肉，不脫衣裳，而寢。凡八年，而夫生還，復為夫婦。新羅佛法始于阿道，創建桃李寺，亦見十絕。

史記秦紀曰。戎王開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法。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重遠謂由余之言深合乎我神道之微旨焉。學者其考之。

國宰問。文士撰主君之碑誌。有賜物否。重遠謂。文人賜祿尋常。歌詩猶多有之。况碑誌之大乎。檢異邦書。唐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疋。劉禹錫祭愈文。

云。公鼎侯碑。志隨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遣。若卑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按右諸傳。雖無撰天子碑誌之文。公卿大夫皆有謝文之報。則主君之賜碑誌。撰者以金帛。不可疑歟。

孫明復中秋月歌曰。明月一歲中。影圓十二迴。如何今夕裏。爭賞羅樽疊。既愛盈盈色。更上高高臺。人心不知此。試爲君言哉。月者水之精。秋者金之氣。金水性相生。五行分其事。則知天地間。相感各以類。水得金還盛。月因秋更清。氣類使之然。人誰不有情。可憐別夜色。一一皆銷聲。自昔詩家流。吟皆不到此。徒能狀光彩。豈解原終始。冥搜詎有得。燥吻眞何以。請看退公歌。其的深中矣。重遠謂此歌發得中秋月的切。可以開徒然艸之難也。

祝氏類聚引晉禮儀志曰。晉穆帝納后。欲用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詡等。並謂無忌。

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又曰：宋之上官者多忌。正五九月，或謂宋朝火德，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此三箇月謂之災月。官員例減祿，料無羊，故謂無羊之月，衆皆避之。陰陽家云：武德詔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

東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重遠按此一事，可爲小學辭避舊舉將之證也。

何人題驛舍壁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又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將舊斬樓蘭劍，買取黃牛教子孫。此二詩足發一慨矣。

柳文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人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

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宋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吾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慙而退，重遠謂文士以公稱人，往往不中律令，不可不審也。

東坡作文與可偃竹記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蝻蛇蚶以至子，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又書蒲永昇畫後曰：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

墨甚急奮執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重遠謂此二文妙矣哉予嘗聞技擊達人之語其言亦暗合可見理之無二也宋仁宗昭陵有人題詩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重遠謂王者之民嗚嗚如也此其庶幾乎類語

曰劉偉叔詩也

康節臨終詩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可謂千古之高士也

後周熊安生學爲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其村古家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謹判曰七十三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塚而哭重遠謂近時譜牒家往往有類此者可不戒哉

因話錄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

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公羊傳古人尚質雙生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爲兄西京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生囂以巳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李易安再適張汝丹易安之於德甫何等夫婦也尙且如此世人衽席之愛誓爲同穴不可大笑哉

范至能梅譜後序曰梅以韻勝以爲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奇恠者爲貴其新接榘木一歲抽條接直上或三四尺如醑醑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聚夫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

條上出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世鮮有評之者。重遠謂嵯訖山藏楊氏墨梅，予未見之。聞人說實多氣條，嘗見古法眼之梅，屈幹橫枝，高韻奇拔，不作所謂氣條棘針，尤爲高品。使范氏觀之，爲如何哉。羅鄴牡丹詩，落盡春紅始見花。花時比屋自豪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綉縠，幄籠輕日護高霞。歌鍾滿座爭歡賞，肯信流年髮有華。

說文：萱忘憂艸也。梁江必萱草賦：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稽含宜男花序曰：荆楚之士號曰鹿蔥，可以薦於俎。世人多女求男，取此草服之，尤良也。

藝苑雌黃：中河豚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

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

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是夜瑯琊王五使召之，且云：敕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

太平廣記：鵲即鷓也。一名姑獲，爲囿可以聚諸鳥。一名鬼車。其說與本艸姑獲同。

說苑：智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臣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范至能田園雜興：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犬吠，竇知有行商來賣花。

列子：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康節詩曰：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閑閑過

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謂公會生會。華會醪會。大寒大暑。大風大雨也。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踈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劇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減聞見。賴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濡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脅。亦何恨於死耶。重遠謂此說真捉得七賢之真贖正賊者。

東坡彭城石炭詩曰。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礫萬車炭。流膏迸乳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風潑水愈

光明燦玉流金。是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爲君鑄。作百煉刀。要斬長鯨。爲萬段。重遠謂近江老曾筑前。黑崎皆出石炭。其形狀似此詩所云也。

蘇氏演義。蚩海獸也。漢武作栢梁殿。有蚩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鷓尾。非也。

山谷集。翼。多節目也。其胃次不坦。夷舉事。畫計。務出獨。以乖忤人。爲賢者也。傷。僂。物不獨也。蜀人語。統。使令人不循謹便利也。

談錄。丁晉公言。王元之。忽一日面較。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詔誥。有勝於尙書。衆皆驚。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孛。爾衆。朕不忍聞。且尙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予則孛。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如此。衆皆服之。重遠謂血流漂杵之類。尙書多矣。歐陽脩跋。王獻之法帖。曰。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

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喪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見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窮年而終老，是真可笑也。

山谷曰：余寓居開元寺之怡愜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頗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願況詠白髮出，嫁宮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精神，平蹇淺。容齋隨筆曰：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絕惱嵇

康索報書，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言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莊子：今之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贈李錕錕自維楊避亂，東入中山。杜荀鶴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作悲，祇殘三日兵戈後，纔到孤村雨雪時。着臥衣裳難辨洗，旋求糧食莫供炊。地爐不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

隨李士謙曰：陰德猶耳鳴，己獨知之人無知者。岑文本始為中書，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

唐太宗即位。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重遠謂聖朝寬永以來之太平正如此。長興三年。邢州汝州戍兵還。見訖於殿庭。遣下匿名書。論本指揮元霸。率歛人錢物。帝令張從賓按問。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匿名文字。准格不治。禁訟端也。不宜按問。乃止。

唐百官志。監察御史有六。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妖滑賊盜。不事生業。爲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材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負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擗白。冒遊少年。閒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寄韋諫議王建百年看。似暫時。閒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諫議三

徵不起戀青山

歐陽公爲數郡。以寬簡不擾爲意。所至便民。既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廢弛。吾所謂寬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也。

唐高宗時。韋承慶規正東宮。啓輔佐幼君者。所當考也。送顛赴潤州。幕杜牧。直道事人。男子事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頓韋弦。佩莫獨吟誇玳瑁簪。

題儀真常平倉壁。劉漫塘苦被微官縛此身。汗衣亭午亞紅塵。維舟醉臥垂楊下。輸與江湖自在身。

秦山集三十一終

秦山集三十二

雜著

庚辛錄二

遜志齋集。今所刊二十四卷，漏落奇偉之文。天地正氣之發，濂洛關閩之後，未曾有也。附錄與少時所閱不同，蓋有別本。

魯齋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靜修，謂曰：公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荅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見輟耕錄，許衡劉因，非不相識之人，於此可見。

予艸壬癸錄載曆術之淺者，竊羞讀者之笑，頃讀輟耕錄亦載授時曆術，而其法疎膚愈甚，乃知前輩亦有此好也。蓋星曆之學，盤錯肯綮，錄其萬一，以貽諸同嗜，不必為過也。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摯，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重遠謂丘瓊山屢誦此六字，因表出之。

王萬里使鬼術，蓋民間一箇不仁無道之俗。若我國道摩之術，亦此也。真衰世之邪說也。近時不聞有之，可謂太平之餘澤矣。

黃山谷煮豆帖云：煮黑豆法，確豆一升，按莎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散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乾，翻覆令展盡餘汁，簸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嚼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強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堅頓首。見輟耕錄十五。世間下不字恐衍。

南村曰：漫浪野錄云：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言之。先生天下士也。此其所以汎愛天下士，顧今之忌才嫉能，口堯舜而心盜蹠者，使先生視之，乃土苴之不若矣。真西山之後爲歌妓，世道可知也。

虞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瘻，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瘻裂，得嬰兒五，其最穉者，曰十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八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居和林。其子孫至元，妻以公主，皆封王。重遠謂突厥之先，狼也。見綱目集覽。蒙古之先，亦狼也。見世史正綱。蓋生人，亦豈一種之氣化歟。

鶴林玉露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若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反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窻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

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按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南村曰：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久矣，風塵瀕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爲之三歎。

羅氏閑居之樂至矣。陶氏風塵之歎宜矣。予自成童好讀書，僑寓市中，往來喧鬧，不得專志，因買秦山一小丘，林居十有八年，侍奉之暇，伏讀仰思，半歲終年，不出門屢矣。然猶嫌近於城市，時不免人事之冗，又退遁鏡野，誅茅栽樹，將成逸趣，而邦君徵召，固雖非不恐背夙志，君命懇切。

外舅，妻之父也。舅氏，母之兄弟也。

晉劉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山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胡，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議爲婚可也。見說氏類聚

遜志齋集二十一。葉伯巨傳云：洪武九年，伯巨上書曰：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矯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閒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瘦死獄中，重遠謂伯巨先見，何其明也。當時使高帝納此說，何有後來靖難之變乎？吁，惜哉。

語類百十一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一定其價，安得

不弊。重遠謂國法初冬定米價。至明年秋。一周歲之間。不問遠近。不論
賣買。不得增減其價。違者。中以嚴刑。士民大苦之。此亦廣西鹽價之類。
當以朱子之說裁之。

永樂二年。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
肆其醜詆。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即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
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十六年。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廣孝嘗著
道餘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重遠按至明末。此風益熾。實明朝一代大
病也。至我邦。若伊藤氏山鹿氏。亦尤而效之。可謂鴟梟笑鳳凰之一按
也。

永樂十年。工部主事蘭芳言。緣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
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
石。脚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
重遠謂此乃此間所謂和久者也。誠良法也。

不得辭避。甞勉從事。授館。城府講授。生徒以其屏居多年。始出人閒也。
人皆誤爲有所蘊蓄。造請謁見。每日雜遝。已不堪煩勞。既班廁。士林不
得不從俗。問疾弔喪之勤。婚冠燕饗之會。無日而無之。和光之至。至遂
失光同塵之極。至俱化塵。越趨越。嚙嚙之習。漸染。悔吝憂虞之幾。暗動。心
悶體倦。茫然自失。雖酒肉盈厨。金帛堆盤。有所不顧焉。因懇祈再三。幸
邦君諒之。雖未能辭俸。且許歸故居。然鼻下之續。猶屬微動。書疏酬答。
訪問迎送。日費光陰。與城府館居。只爭五十步百步耳。丁亥。忽下令禁
錮。未詳罪名。心魂惕懼。回視平生。過愆如山。雖誅死。其復何恨。從此以
來。與世永辭。草萊滿砌。荆棘塞門。自非道義深厚之交。雖昏夜自無足
跡。非借書。酤酒。決不折簡。除鳥雀聲。溫庭花。繡紛。無復接乎耳目者。早
起櫛緹之閒。使兒讀古今傳記。盤坐聽之。已粗有笑談。既而整齊衣帶。
講論孟二三章。兩兒拱聽。悚然晨炊已供。妻子團樂。飯後從容。又使兒
讀通鑑綱目十數板。然後各從事學業。誦藤森書。念紫陽訓。抄書。改文。

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按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衰衰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南村曰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久矣風塵涇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爲之三歎

羅氏閑居之樂至矣陶氏風塵之歎宜矣予自成童好讀書僑寓市中往來喧鬧不得專志因買秦山一小丘林居十有八年侍奉之暇伏讀仰思半歲終年不出門屢矣然猶嫌近於城市時不免人事之冗又退遁鏡野誅茅栽樹將成逸趣而邦君徵召固雖非不恐背夙志君命懇切

不得辭避，甞勉從事授館。城府講授生徒，以其屏居多年，始出人間也。人皆誤爲有所蘊蓄，造請謁見。每日雜選，已不堪煩勞。旣班廁士林，不得不從俗問疾，弔喪之勤，婚冠燕饗之會，無日而無之。和光之至，遂失光同塵之極，至俱化塵。越起嚙嚙之習，漸染悔吝憂虞之幾，暗動心悶體倦，茫然自失。雖酒肉盈厨，金帛堆盤，有所不顧焉。因懇祈再三，幸邦君諒之，雖未能辭俸，且許歸故居。然鼻下之糞，猶屬微動。書疏酬荅，訪問迎送，日費光陰。與城府館居，只爭五十步百步耳。丁亥，忽下命，禁錮未詳罪名，心魂惕懼，回視平生，過愆如山。雖誅死，其復何恨。從此以來，與世永辭。草萊滿砌，荆棘塞門，自非道義深厚之交，雖昏夜自無足跡。非借書酌酒，決不折簡。除鳥雀聲溫庭花，繽紛無復接乎耳目者。早起櫛縫之間，使兒讀古今傳記，盤坐聽之。已粗有笑談，旣而整齊衣帶，講論孟二三章，兩兒拱聽，悚然晨炊已供，妻子團樂。飯後從容，又使兒讀通鑑綱目十數板，然後各從事學業。誦藤森書，念紫陽訓，抄書，改文。

怡然自得。或兒輩遊山水，獲異艸殊鱗，還乃質之。李瀕湖時，或得其說，燭至使兒再讀綱目，治亂之幾，出處之義，疑難論辨久之。晴夜則步庭中，觀天象，認星宿，望月，撲螢，酒菓隨時，詩章信口，半夜就寢，枕上散歌集，美睡陶然，更無一點之塵機矣。凡神籍儒經，史傳文章，詩歌農圃醫卜地理，兵機星曆，藏書富焉。山妻靜淑，無陳季常之驚，兒子好學，免莊蓼塘之厄，畏壘安矣。支離飽矣，所謂便死也。勝千百輩者，非耶？此非順境界，故雖不能逮乎羅氏之鴻飛冥冥，而於陶氏阻闔干戈，怵迫虐政者，又豈可同年而語也哉。

張魏公曰：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穀澗，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它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大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闕，虜出它道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爲可安乎。重遠謂此兵家之每所疑，因抄出之。

外舅，妻之父也。舅氏，母之兄弟也。

晉劉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山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胡，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議爲婚可也。見祝氏類聚

遜志齋集二十一葉伯巨傳云：洪武九年，伯巨上書曰：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矯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閒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瘦死獄中，重遠謂伯巨先見，何其明也。當時使高帝納此說，何有後來靖難之變乎？吁，惜哉。

語類百十一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一定其價，安得

不弊。重遠謂國法初冬定米價。至明年秋。一周歲之間。不問遠近。不論
賣買。不得增減其價。違者中以嚴刑。士民大苦之。此亦廣西鹽價之類。
當以朱子之說裁之。

永樂二年。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
肆其醜詆。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即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
縣官。擊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十六年。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廣孝嘗著
道餘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重遠按。至明末。此風益熾。實明朝一代大
病也。至我邦。若伊藤氏山鹿氏亦尤而效之。可謂鷓鴣笑鳳凰之一按
也。

永樂十年。工部主事藺芳言。緣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
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圍。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
石。脚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
重遠謂此乃此間所謂和久者也。誠良法也。

八陳說蔡西山妙議。今莫聞焉。諸名士紛紛聚訟。見武備志者。後學未易曉解。爲可憾也。景泰中。鄭林作八陳陳法。明白易行。極切操術。安知非黃帝本義也。說見皇明通紀。

李賢告英宗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之。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有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朝廷之闕失。與夫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是皆有益於國家之事。於己無益也。不但於己無益。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主。有見於此。故惓惓務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厲己。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爲。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惡而不悟也。重遠謂賢之言。明白痛切。人主當寫一通。置座右者也。

弘治九年。大學士徐溥上疏曰。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

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閒而入。重遠按此語切當，豈特人主哉？凡人皆不可不爲之防範也。又曰：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重遠按此疏可謂切于當時，噫亦不切乎何代也。

弘治十三年，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粗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圖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安，何如生民，何識微君子寧不爲之隱憂，重遠謂。

承平士風，皇朝亦類此，可歎可畏。

武宗崩，無嗣，招立憲宗之孫安陸，興獻王之長子厚熹，是爲世宗。然則武宗以從父兄弟爲後耳，非兄終弟及也。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尙書毛澄執議以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者，實爲定說。當時議者以爲繼統不繼嗣，而稱孝宗曰皇伯考，上興獻王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恐非禮也，必曰繼統不繼嗣，則養子爲後之禮決可廢也，豈不左乎。

李夢陽死耳，畢竟剩却托康海片紙惜哉。

康海詣劉瑾，亦太丘送張讓父喪之類，不可爲訓也。

陳建曰：禁中佛堂釋殿，累朝來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益導武宗崇佛殿，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今上始議除去，禁中釋殿，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尙書夏言入看大善殿，有金

銀鑄像夷鬼淫變之狀。鉅細不下十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焚之。草野不得瀆留宮禁。以永杜愚民眩惑之端。功德罔極。有旨謂卿說得。是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而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埋之。將來必有竊乞以惑民。可別議除。言請將佛骨佛牙一切付之於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爲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奉聖旨。是便着燬銷。建按漢唐而下。人君不惑於佛者。僅僅可數。今上此舉。眞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重遠謂武宗崇佛。而在位十六年。壽僅三十。世宗燬滅佛像佛骨。而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禍福豈在佛之信否也哉。世主可以監焉。但世宗好仙。餌金石多。殺直諫士。亦不足稱明主也。惜矣夫。

宸濠誅李夢陽以交通繫獄。後禁錮終身。焉陳建曰。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如李空同一代。異才文章氣節。直欲凌楊韓軼董賈而上之。時才如

西涯。算墩諸人。不足多也。惜夫血氣用事。無理義養心之功。遂至阿勢借威。逞私誣善。幾陷大僂。汪循日錄謂程算墩若擺脫得勢利二字。當爲天下第一等人。愚於李空同亦云。重遠謂清瀾論何其警策也。學者當刻骨焉。

嘉靖八年。王守仁卒。會議王守仁功罪。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物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勤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上曰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至仗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終身。後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重遠謂桂萼議世宗。詔可謂公議明詔也。

楊繼盛馬市疏論嚴嵩奸。疏正議直言。萬世可尙。世宗非啻不用之。反殺

之。何其闇劣難悟也。及斬于市。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等執手泣訣。經理其喪。而王遴以女字。其子應箕尤爲人所難。忠義之感人如此夫。

穆宗隆慶元年。給事中王治議獻皇廟鑿鑿可行。

秦山集三十一終

秦山集三十三

雜著

壬癸錄一

都翁曰。神武天皇以建寅月爲歲首。其曆法不傳焉。中古大春日氏上道氏數改曆。其後賀茂安陪兩家主之。以下不冠姓名者皆所附諸都翁。

當今曆博士幸德井從五位下守宮內大輔兼行陰陽助賀茂友親。

漢時未知極星之動。劉宋祖冲之始悟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唐所測亦一度半。宋皇佑中候之不動處猶在樞星之末一度餘。沈括曰。天中不動處遠於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所測亦三度。予測之有年。樞星距北辰二度半也。

元和年中尾張大納言儒臣某作渾天儀。既謂此但知日月星辰所在之器而非運轉三光之器。乃又別造一器。大抵如彈丸。外布二十八宿。內轉日月北極。上設自鳴鐘之環。日夜隨天行運轉。當時皆以爲奇。其渾

儀納於日光山焉。垂加先生贊美之。井上河內守寫造之。後漸澀不循。雖時時修營。終以損敗矣。延寶中。酒井讚岐守儒臣石原氏某作渾象。獻之。如前儀。又紀伊大納言天文生久田玄哲造渾儀。設自鳴鐘。日夜運轉。某星出。某星中。某星沒。又子時出鼠。丑時出牛。二六時中。神豪末不差。其飾費千金。時攝家以下。菅清儒家皆以爲奇異。先生亦稱善。今入於武城矣。三家木儀。工人寫之。滿布世間矣。寬文中。春海營小渾天儀。其環重經緯。赤黃交結。與向之諸作。天地懸隔。先生視之。未辨當否。既而春海東行。伏原少納言宣幸於經筵講。尙書覓渾儀。考二三家之儀。不合。桑名松雲來於春海京宅。出渾儀。與工人俱呈於宣幸卿。工人逐一演春海之說。宣幸卿大悅。乃恭備於天覽。聖主忝手運轉。驗於天。行於是懼置之。私家遂亦納於日光山矣。

近世所有渾天儀。往往用蔡氏書傳吳激書纂之法。繁重而不便測驗。貞享改曆時。舊儀三辰黃赤白數環遮障於天。不能測步。泰福卿立八尺

鐵表於梅小路礎。用內侍所舊石。春海更作渾天儀。徑三尺。地平。天經天緯四游。玉衡而已。餘悉簡之。自貞享甲子至丁卯。齊七政二十八舍。及諸星坐。極密極審。然與古人所測大同而小異。因貞享曆書七卷。春海編著。泰福卿校正。以進呈。其象器見存乎梅小路矣。

春海所作天球木儀。徑一尺二寸。如彈丸。畫黃赤道。天河諸星。其黃道鑽三百六十五孔。以七曜曆檢日時。插七政以窺之。於是二十四節。某星出。某星中。某星沒。一一與天符合。初學學天之指南。莫近焉。水戶中納言光國卿嘗寫之。盡飾以獻之。亦納大成殿。春秋釋典。隨例置諸東序矣。

舜典所謂璿璣玉衡。不知其狀如何。漢洛下閎始作渾天儀。以木營之。至宣帝時。始鑄銅爲之。劉宋錢樂又作渾天儀。衡長八尺。璣徑八尺。轉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之遺法也。以此觀之。與春海所營相似者歟。

劉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作小渾天儀。二分爲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備足。日月五星。悉居黃道。其器開皇九年。入長安。宋太平興國中。司天監學生爲渾天儀。置文明殿。亦安日月五星。十二神列宿。并斗建運動。以水。至寒無準。乃以水銀代之。運動不差。後銅儀澀而不能自轉。其他歷代制作。不暇枚舉。蔡氏書傳。吳氏書纂之所製。皆非測驗於天之器也。元至元中。簡儀之制。不用古法。測天極密。故授時曆冠絕古今。明洪武甲子。元統改曆。加減舊數。名大統曆。然不驗於天。蘭州路士登。上表諫之。不聽。永樂帝編輯萬卷。紹述鴻勳。而不及測於天。以不義治天下。內無實明矣。渾象水激之術。世往往用之。特爲嬰兒之玩耳。無實用也。重華所言纔九字。長公經營。疎淡有味。可以爲據矣。諸儒萬言。紛紛如冠玉焉。學者審之。可也。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張子曰。日月皆是左旋。天無一物。地上皆天也。人亦居天中而履地也。日月星雖在天。而有質形。

則屬乎地矣。

二十八舍。天之文也。空中隨氣左旋。二十八宿列行。日月質重而後。五星質輕而進。但金水二星。不能自行。隨日輪先後循環焉。

測日度。昏前晨後測。太白或月與日相距幾度。昏後晨前。測太白或月在某宿幾度。以漸推步。知其日在某宿幾度。

呼吸二百五十息爲一刻。

八寸小表測日景。京師冬至。晷一尺三寸。夏至。一寸六分。江戶冬至。一尺三寸二分。夏至。一寸六分半。

北極出地。陸奧津輕。四十二度。南部四十度。能登七尾。三十九度。朝鮮國都。三十八度少。對馬。三十六度少。武江。三十六度。皇都。三十五度半強。土左高知。三十三度半。薩摩覺島。三十一度。琉球。二十七度。

定正南。求地之平行。立表於板面。午前後來。東西晷分寸齊同。然後半折。指表根。此正南也。與極西所測。分毫不差。重遠謂元史載正方案。其法

甚詳當細考之。

磁鋒所指不正。指午丁之間。於一尺。差十分尺之一。先儒所說皆未的。渾天儀。天經死結地平。故宜於一所。而不通他所。當以一柱。受天經於下。從北極出地。上下低昂。以應於各地。今天球地球之經環。如此法。

北極六星。第一樞。第二后。第三庶子。第四亦名庶子。第五太帝。第六太子。樞與后相距七度半。后與庶子相距七度。兩庶相距二度。次庶與太帝相距二度。太帝與太子相距三度。

去極之度。樞二度半。后五度。庶子十二度。次庶十三度半。太帝十四度半。太子十七度。

樞。小明。后。小微。庶子。小微。次庶。微。太帝。赤明大。太子。明小。

樞南后北正相對。則樞高於北辰二度半。樞北后南正相對。則樞低於北辰二度半。樞東后西正相對。則樞東於北辰二度半。樞西后東正相對。則樞西於北辰二度半。凡考北極出地者。於樞后東西時測之。若於樞

后南北時測之。則加減二度半可也。

正方。則於樞后南北時測之。於樞后東西時測之。不合。

象限尺以窺北極出地之度。其制一平圓板。刻周天度。四判之。取其一分。形如扇。扇腹有九十一度有奇之刻。扇紐施望筭。側立水準。上低昂望筭。以窺極星。乃知出地之度。

又法。四判之端。鑿圓孔。扇紐施垂針。懸之。窺極星。垂針所當。即出地之度。蠻人船中用之。知北者也。

先生所著有虞夏商周書曆考。春秋述曆。春秋杜曆考。各一卷。皆刊行。授時曆步日躔宿度。下周應三百一十五萬有奇。此從虛七度至箕十度之度分也。法定虛宿六七之中。爲正北。箕十度。即至元十八年。冬至赤道日躔也。

推冬至赤道日度。條注云。上推往古。每百年消一。下算將來。每百年長一。此消長二字。當易置之。諸本如此。板大誤矣。

求四正，加時黃道日度，條加象限，加字誤。當作減。日食求東西差，條減汎差，爲定差。元史無減汎差三字。板本大誤。此術極難曉，故後人蓋誤加耳。

求日月出入帶食所見分數，條云視其日月出入分，在初虧已上，食甚已下者，爲帶食。如此則惟以初甚之間當，日月出入分爲帶食，不言甚後之帶食，語有小欠。如改食甚作復末，則是而下術亦皆可通。

板本太陰立成，太統曆之立成，而不合授時曆，本文先生別著授時太陰立成一卷。

太統曆日通軌云置遲疾曆日及分，用遲疾曆日率減之餘，以其下損益分乘之，得數益加損減，其下遲疾度以爲遲疾差，重遠謂如用板本太陰立成者，當從此術推之。

黃赤道率至後黃道分後赤道度率，局積度九十一，下一字當作三十九，二下當有○。其他分秒多誤字，貞享曆改正之。

晉灼五星說大誤。

重遠謂周禮大司徒土圭之法，日南日北無疑，日東日西則不可解。鄭司農以表言之，鄭玄以漏刻言之，共皆不明也。天地之說，古人多未曉，不似今人之分明矣。

鄭曰：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先生曰：朝夕日景甚長，午景甚短，依此言之，日景長短就視日之遠近而不同，千里而差一寸，於近日地或然歟。若地漸北，景漸長，地彌北，景彌長，或南千里而差一寸，北則千里而差二三寸，又北而差數尺，亦不可知也。豈不問南北遠近，齊同差一寸哉。可謂疎也。

鄭曰：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周禮圖曰：天地相距八萬里，此皆以勾股弦而言。先儒皆不知地之圓，故以勾股測之，見天地甚狹矣。近年蠻人發明天地皆圓之理，可謂明白也。隨志祖暅錯綜經註，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

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更當向西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更當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重遠謂依漏刻定南方。未足爲憑。定正南。元史正方案盡矣。正南已定。然後望極星。何處不爲子午之正。程子曰。天地之間。無適而不爲中。謂此也。先儒欲必指一處爲地中。固哉。又曰。以春秋二分之日。日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也。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先生曰。

南北已定。東西亦定。但依日景論東西。日行有盈縮。春分之前二日。秋分之後二日。爲日輪東西出入之正。然春分之日。朝出正東。則日入偏北。半度。秋分之日。朝出正東。則日入偏南。半度。出入有景差。不如就二至定東西也。然此亦何處不爲卯酉之正乎。程子之說。可謂千古之斷案矣。

日本之地。以山城爲中。古來之定說也。

天經或問星圖。紫微內有黃極。蓋蠻人新名乎。

昴。曰須摩留畢。曰赤星。參。曰三星。本朝古來之名也。

參宿內有明光星。名未見。

圍三徑一之法。劉徽祖冲之。或爲三一五。或爲三一四二。世人所用三一六。少有剩。蠻人用三一四零二二也。

日本古所定。以中指與大指之間十箇。爲一閒。故紫宸殿之間。以鈔尺量之。七尺也。伊勢神尺。猶有故實云。其後以鈔尺六尺五寸爲一閒。此亦

出自古人之指鈔尺。聖德太子以異國之度所定也。聖朝一閒偶合，彼六尺五寸以爲定法耳。因以六十閒爲町，三十六町爲里。俗云六尺三寸之閒以席而言六尺之閒。田舍近來所用也。異國之尺曾舉問舜水渠荅曰以鈔尺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町字異朝不用。兩柱之閒曰閒。宮殿三步爲閒。士庶或一步爲閒。亦用一步半。無定數。此舜水所面言也。如此異國一里當我四町半強。彼書所謂南北二百五十里。差北極一度者以此可推也。

異國二百五十里。當聖朝三十二里。因推之。江戶與南部差北極四度。量行程百三十里也。與津輕差六度。行程百八十里也。此與異朝所推符合。今長崎人曰異國一里爲我六町。故我南北四十里而差北極一度。恐數甚過多。

游氏曰黃道左右各八度爲太陰五星出入之道。此恐不密。月離黃道不過六度。金不過八度。他緯四五度耳。

游氏論月離地心極近。次辰星。次太白。次日。次熒惑。次歲星。次填星。至經星離地心極高遠。八天各有星數極詳。可謂奇說也。然續日本紀天平八年冬十月癸酉夜太白入月。星有光。又貞享三年夏四月庚辰晨太白入月。魄內星有光。此月高遠而大。太白卑近而小。可見。然又太白入月而星不見。亦有之。不可槩論。凡五星逆行時星大而有光。此位卑而離地近。順行時星小而不明。此位高而離地遠。故或在月上或在月下也。游氏說恐未密。

蠻人謂月運行時離地遠。疾行時離地近。嘗推之。月體不拘疾遲。皆三分度之二也。蓋月位無高下乎。日月之體。漢張衡爲半度。或又爲一度。嘗測之。皆三分度之二也。

河南府陽城古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元史測爲三十四度。太弱。蓋梁祖冲之始悟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則古測不密可知。他此類猶多。儒者每每以古說確定。可謂疎也。

皇都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半強。夏至，晷一尺六寸。江戶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夏至，晷一尺六寸五分。

象限尺，垂針用銅片，爲可用。糸風動不定也。

測日月之大，如器小負眸，視大爲小，用六尺以上乃至十間，二十間可也。張衡曰：天皇一星在勾陳口內。宋皇祐中以銅儀所測去極八度半。入室十一度。在勾陳口。今或以極星爲天皇，甚誤。

天圖多矣。何爲是日？皆是皆非。何者？古圖不合今天，今圖不合古天。時時測驗，合天爲妙，不可確定矣。

大統曆日通軌二卷。

渾天儀置於露臺。

月孛是遲速之終，而始處。每日順天右行，十一分三十秒。月平行距，月孛一日之行爲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故至二十七日三十二刻，得一周天。又必再行，二十三刻。爲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始，得能及于月。

孛謂之轉終。其月孛則行八年有奇而周天。

黃白二道相交之所謂之，正交中交，又名羅喉計都。此亦自有行。乃逆行也。每日五分三十七秒。則月平行距，正交一日爲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至二十七日三十二刻，得一周天。內減羅行一度四十六分三十二秒，則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月乃回于元界，與羅喉合焉。謂之交終。

交終食算用功三十年，僅得之，難哉。

松田順承與先生同里閩人，隱者也。先生少時，學宣明曆於此人。

授時曆歲周消長百年各一，誠妙法也。上古天運廣大，季世漸狹小，自然之理也。十二萬年而天地一終，以消長驗之，蓋不誣焉。

授時曆每百年消一分。若改元則當再消之。此郭氏未發，而近年看得出來。今如草天和元年辛酉曆，距算四百。消數四分。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一分。氣應五十一萬九千分。閏應二十九萬一千八百

一十四分二十九秒。此常法也。以此為立元本數。上求至元辛巳。距算四百。長數四分。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中積一十四億六千零九十七萬。減氣應五十一萬九千分。滿旬周去之。不盡五萬一千。以減旬周得辛巳。冬至五十四萬九千分。不合授時原數。此古來不決之疑。大統曆破消長。蓋依不得其說也。再消之法。蓋謂以辛酉為立元。當再消之。為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分。以此求至元辛巳。距算四百。長數四分。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一分。中積一十四億六千零九十六萬八千四百。減氣應滿旬周去之。不盡四萬九千四百。以減旬周得辛巳。冬至五十五萬零六百分。正是授時之本數也。此改元祕術。秦福卿今尚未傳於人矣。

授時曆每百年必當改元。不然則一萬年差一日。蓋距算九千九百九十九年。消數九十九分。通餘五萬二千三百二十六分。乘積五億二千三百二十零萬七千六百七十四分。加氣應去旬周。不盡五十五萬八千

二百七十四分。得冬至己未日戌初三刻。翌年距算一萬年。消數百分。通餘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分。乘積五億二千三百二十五萬。加氣應去旬周。不盡空日六百分。得冬至甲子日丑初一刻。前年得己未。後年得甲子。一歲乃為三百六十四日二千三百二十六分。而一日不足焉。如每百年改元。則無此失。貞享曆每一年消長一秒者。為此也。

北極古書皆為五星。今測之。六星也。次庶一星。古未見歟。

太帝與極星相距十七度。太子與極星相距十九度半。四輔內一星。距北辰五度強。距極星三度弱。勾陳近極一星。距北辰三度強。距極星四度

以上元祿甲戌所開。

天經或問說。交食之理。詳矣。算數則闕如焉。嘗問紅毛人以食算。不答。豈不精於其術歟。

游氏曆法。惟異之甚。蓋蠻人之遺毒乎。

知正東正術。於準平地立表。二至前後辰。晷幾寸。點其影端。又申。晷幾寸。

點其影端必兩箇同寸。然後以糸引直其兩端。即正東西也。反折之。指表根正中。即正南北也。或於巳。晷與未。晷取之。亦如此。此乃元史正方案之意也。

極星與后星南北時。以長筭。窺極星。不動其筭。則筭乃正南北也。南北已定。東西亦定。

字於新星極。知僭踰。然尙書所出星名。未必聖人字之。而中古石氏甘氏之所名。今傳于世。近年蠻人所名。亦多。然則試名之。亦無害乎。鈞陳末一星。視太帝太子。在于斗牛。斗牛東北之野也。此星之東有御女。名之以東宮。傳如何。

七曜曆數百年中絕。自貞享改元復。奏之。當時勅題。有世治。文事興。近衛基熙公奏詠曰。奉留絕之古與美。乃月日星乃七。乃比加里現留留世爾。

天文大成。近年清將軍黃玉耳作。

三台通書。舉曆忌數百條。而末云。知理明者勿用。今陰陽家問曆忌者多。予必荅之。以此語也。

角木亢金。氏土房日。心月尾火箕水。順次如此。皆二十八宿之性也。近來分宿與曜二之。非也。

建除法。正月寅日爲建。二月卯日爲建。每臨月節二日連同名。

八十八夜。二百十日。改曆之始。不注之。伊勢船長訴奉行所曰。過八十八夜。天氣始溫。海路和融。二百十日。前後必有大風。皆船師不可不知。願注御曆。曆以便民用。爲先。故復注之。

十方暮亦聖朝所驗。干支相克必雨。

日算。一億一千一百一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分一十一秒一十一微。

五十微爲半。二十五微爲少。七十五微爲太。

度算。半。半度。少。四分之一。太。四分之三也。

食算。一度。爲百分。

月建立春猶在丑。雨水京直三十日指寅。春分清明三十日指卯。是數千年。而北斗之度游移也。但北斗在北極側。卜度狹少。人不見其移耳。十年前。日月之大。天地之里數。從天經或問之術。測驗日食。數大差。五星亦不合。蓋不足取也。

郭氏晷考二十卷。至元十四年。至十六年。三歲所測也。其書亡矣。僅見曆議。考其所載。皆取無差。而不合者。措之。此於天道如何。寬文年中。會津源中將。於武江立高表。三年測之。然無敕不用。於予家置八寸小表。十許年測之。此亦不用。貞享改元至四年。每日測晷。於土御門家。乃載貞享曆議。其所裁。於合與不合。取其中矣。故頒曆。既云立表測晷。定節氣者。

東西里差。凡徑百里。差一刻。冬至。天道之所始。世界中皆同。皇都冬至。在午。四刻。則於武江。爲五刻。於土佐。爲三刻。於九州。爲二刻。五島對馬。爲一刻。異方南京。地爲巳。五六刻。

貞享曆改元宣下。元年三月三日也。頒之。天下二年乙丑也。

乙亥三月十五日。書云。頃從長崎傳告。舊臘六日。至十二日。西土南京大火。延燒六萬家。去冬。歲星犯軒轅。蓋此應乎。嘗以軒轅爲西土之野。果然。木星亦有火。占。熒惑犯軒轅。改年號。見東鑑。可考。

貞享曆法。二十四氣。世人方便。推之。亦可通。至合朔定望。雖妙達。人恐不能推之。授時曆議。載古今日月食。課其疎密。然不載漢世之食。是有不合。有進退。密合者少也。予疑之。有年。乃考日本六史。西土二十一史。東國通鑑。所有日月食。終得自然之術。比授時大統多差六刻。少差一二刻。世人始毀笑之。謂是亂術。於今十餘年。日月食多密合。則疇人皆束手矣。此合朔定望之祕訣也。

薩摩士仁禮吉右衛門。學曆於先生。

尙書。只二分二至。驗物候耳。至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備矣。至六朝始注之。曆日本自古載具注曆。一如古傳。只改一二虎交類耳。未甚改正。然桐

花原注清明初候而日本桐至立夏開花開差三十日桐有青白油三種今曆所載所謂白桐而花紫者也三種共皆至夏開花白桐晚夏土用中結來年花于葉間是古來傳也螢火近江四月季多宇治川五月多如此類猶多則西土七十二候不合我國因近年勅泰福朝臣改正之乃試驗時候引證古歌以獻焉今所注御曆者此也
分龍雨謂梅雨也

授時曆固冠絕古今矣然於交食不能無少差也今試舉合朔一端而言之日有盈縮月有遲疾故求合朔者積多少算然後得定合焉姑就其盈遲之術而言之授時法併置日盈差與月遲差以月行度除之以其商加經朔爲定期蓋日盈而過一度月遲而未及亦一度則是日月之距二度也以月行度除之加經朔以爲日月貫珠之定期誠似矣然日動物也月追及于日之間日豈筭住而待之乎亦自行也已故其爲定期朔之時日已行過些少郭氏以爲細微而忽略之歟然日極差二度四

十分月極差五度四十分合之爲七度八十分如遇兩極時則加減差幾五六十分已過半日刻日碾過必至半度強矣如此交食豈可密合乎此恐可謂郭氏千慮之一失歟
景符亦不必用也

授時曆求九服所在漏刻各於所在以儀測驗或下水漏以定其處冬至或夏至夜刻與五十刻相減餘爲至差刻置所求日黃道去赤道內外度及分見板本立成五以至差刻乘之進一位如二百三十九而一所得內減外加五十刻即所求夜刻以減百刻餘爲晝刻半晝夜分見同卷此術昔日推之證之郭經半夜至三千零九十二分合以下秒數九十一限皆不合或棄或拾皆不合郭氏於秒數忽略乎又有異術乎小川氏定京師半晝夜是矣諸國北極出地不同則晝夜刻亦不同貞享曆法以百刻環直達日輪測之晝夜刻定焉水漏差多不可憑唯百刻環依北極出地昂低於地平行之萬國自無差矣

二十八宿度分詳于各史諸星度分出天文大成然亦不可為定近年測之。大星差少。小星昨測今測已不同。蓋不勝考也。錄貞享中所測諸星為貞享星坐一卷。

乃東夏枯草也。

貞享曆月食不用時差。

張衡所謂闔虛即地影也。諸儒不察為日中陰黑月食之理不明以此也。地影之說足以破千古之疑矣。

秦山集三十三終

秦山集三十四

雜著

壬癸錄二

重遠謂頒曆日月食日用通行之算也。布算繁多不能悉記。今粗錄平時不用者于左以備遺忘焉。

授時曆步日躔宿度下推冬至赤道日度。今就元祿甲戌布算。置中積。距算四百一十四年。中積十萬零二千二百九十四分。以加周應為通積。十五億一千五百二十九分。滿周天分去之。天周四分。不盡以日周約之為度。不滿退約為分秒。三百零八度八十分。命起赤道

虛宿六度外去之。至不滿宿即所求天正冬至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元祿甲戌冬至赤道日度。鉅三度七十九分。

求四正赤道日度。置天正冬至加時赤道日度。甲戌冬至赤道日度。鉅三度七十九分。累加象限。滿赤道宿次去之。各得春夏秋冬正日所在宿度及分秒。一加象限得春分。五十九分六十九秒。夏秋做此。

求四正赤道宿積度。置四正赤道宿全度。四十分。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三十九分七。減之餘。為距後度。度六十一分。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各得四正後赤道宿積度及分。赤道宿積三十九度零一分。下做此。

推黃道宿度。置四正後赤道宿積度。度六十一分。以其赤道積度減之。以黃道六下。六度五十一。餘九分六。故仍本數。如赤道率而一。以二度〇八分三八。減之。以黃道率乘之。故仍本數。如赤道率而一。以二度〇八分三八。減之。所得。八分八。以加黃道積度。度六十一分。為二十八宿黃道積度。八分八十八秒。以前宿黃道積度減之。無前宿。故。為其宿黃道度及分。其秒。就。

二十八宿赤道度。以渾天儀測之。可知也。赤道如天帶。黃道半出半入于赤道。故黃道二至度直而狹。二分度斜而廣。此以算法可求也。右二段求之。之算也。蓋每六十六年改算為是。然雖西土不能詳此法。大統曆仍用授時黃道之度。可笑之甚也。時憲曆蓋改之也。今就至元辛巳布算。以記左方。欲其易證也。能熟于此。則即今新改黃道之度。亦得之矣。至元辛巳冬至赤道日度箕十度。冬至後赤道距後度四十分。至後黃道

初。下。至。後。赤道無積度。以黃率乘之。仍本。如赤率一六〇八而一。為三六八。即為黃積三十六分八十一秒。

斗赤積二十五度。〇〇。黃道二十三下。以赤積二十四。七二。減之餘。八七八。以黃率乘之。仍本。如赤率一二〇五而一。為四八三。加黃積二十三。為黃道積二十三。四八三。以前宿黃積八二。減之餘二十三。六四六。收秒。為黃道斗宿二十三度四十七分。

牛赤積三十二度。〇〇。黃道三十下。以赤積三十二。一〇四。減之餘。八七五。以黃率乘之。仍本。如赤率一五〇三而一。為二七三。加黃積三十。為黃道積三十。二七三。以前宿黃積二十二。四八三。減之餘六。八八九。收秒。為黃道牛宿六度九十分。

女赤積四十四度。〇五。黃道四十一下。以赤積四十三。三三九。減之餘。六八五。以黃率乘之。仍本。如赤率一七五〇而一。為〇八五。加黃積四十一。為黃道積四十一。〇八五。以前宿黃積三十。二七三。減之餘十一。八一一。收秒。為黃

道女宿十一度十二分。

虛赤積五十三度。^{七五〇}黃道五十下。以赤積五十二。^{二七}減之。餘六八。^三以黃率乘之。^{仍本}如赤率。^{五九八}而一。為八八。^四加黃積五十。為黃道積五十一。^{〇八四}以前宿黃積四十一。^{〇八四}減之。餘八。^{八九}收秒。為黃道虛宿九度。分空而秒太。

危赤積六十八度。^{七五〇}黃道六十六下。以赤積六十七。^{二七五}減之。餘五七。^五以黃率乘之。^{仍本}如赤率。^{八九四}而一。為六七。^九加黃積六十六。為黃道積六十六。^{六七九}以前宿黃積五十。^{〇八四}減之。餘十五。^{七九四}收秒。為黃道危宿十五度九十五分。

室赤積八十五度。^{七六〇}黃道八十五下。以赤積八十五。^{八四九}減之。餘九。^{一〇}以黃率乘之。^{仍本}如赤率。^{九二二}而一。為八。^{三一}加黃積八十五。為黃道積八十五。^{八三一}以前宿黃積六十六。^{六七九}減之。餘十八。^{三二二}去秒。為黃道室宿十八度三十二分。

辛巳春分。赤道日度。壁五度七十分零六十八秒太。春分後。赤道距後度

二度。^{三八九}分後。赤道二下。以赤積減之。餘三八。^九以黃率一。^{六〇八}乘之。為〇。^{九七}如赤率。而一。^{仍本}加黃積一。^{二一七}為黃道積三。^{二八四}

奎赤積十九度。^{三四九}赤道十九下。以赤積減之。餘三四。^九以黃率一。^{二〇六}乘之。為三五。^二如赤率。而一。^{仍本}加黃道二十。^{〇七四}為黃道積二十一。^{一〇三}以前宿黃積三。^{二一四}減之。餘十七。^{八五六}收秒。為黃道奎宿十七度八十七分。

婁赤積三十一度。^{三三九}赤道三十一下。以赤積減之。餘三三。^九以黃率一。^{三〇三}乘之。為三三。^〇如赤率。而一。^{仍本}加黃道三十三。^{七〇七}為黃道積三十三。^{〇三八}以前宿黃積二十一。^{一〇三}減之。餘十二。^{八八六}去秒。為黃道婁宿十二度三十六分。

胃赤積四十六度。^{三八九}赤道四十六下。以赤積減之。餘三八。^九以黃率一。^{五九三}乘之。為九八。^〇如赤率。而一。^{仍本}加黃積四十八。^{五七〇}為黃道積四十九。

四七九 以前宿黃積三十三。〇三八減之。餘十五。四八六。去秒。為黃道胃宿十五度八十一分。

昂赤積五十八度。三一九。赤道五十八下。以赤積減之。餘三一九。以黃率六九六乘之。為六一八。如赤率而一。仍本加黃積六十〇。五三八。為黃道積六十〇。一八七。以前宿黃積四十九。四七九。減之。餘十一。七〇七。收秒。為黃道昂宿十一度零八分。

畢赤積七十五度。五九二。赤道七十五下。以赤積減之。餘三九五。以黃率三九三乘之。為三五四。如赤率而一。仍本加黃積七十六。四〇二。為黃道積七十六。七四七。以前宿黃積六十。二八七。減之。餘十六。五五〇。去秒。為黃道畢宿十六度五十分。

觜赤積七十五度。三六四。赤道七十五下。以赤積減之。餘三六四。以黃率三九三乘之。為〇六〇。如赤率而一。仍本加黃積七十六。四〇二。為黃道積七十六。四八二。以前宿黃積七十六。七四七。減之。餘六〇四。收秒。為黃道觜宿初度零五分。

五分。

參赤積八十六度。三七四。赤道八十六下。以赤積減之。餘三七四。以黃率一九二乘之。為四六八。如赤率而一。仍本加黃積八十六。〇四二。為黃道積八十七。五三〇。以前宿黃積七十六。四八二。減之。餘一〇。二二八。去秒。為黃道參宿十度二十八分。

辛巳夏至。赤道日度并四度五十七分一十二秒半。夏至後。赤道距後度二十八度。八七二。至後。黃道二十六下。以赤積二十七。三八七。減之。餘五八五。以黃率乘之。仍本如赤率而一。仍本加黃積二十六。八八一。為黃道積二十六。八八一。黃道積二十六。八八一。

鬼赤積三十〇度。八九二。黃道二十八下。以赤積二十九。二九六。減之。餘六九六。乘黃率。如赤率而一。〇〇八。而一。為八九二。加黃積二十八。八九二。以前宿黃積二十六。八八一。減之。前宿黃積餘二。〇一五。去秒。為黃道鬼宿二度十一分。

柳赤積四十四度。八二黃道四十一下。以赤積四十三。三二九減之。餘五九三。
乘黃率。如赤率一。七五〇而一。為八九二。加黃積。為黃道積四十一。八九二。以
前宿黃積減之。即為黃道柳宿十三度。

星赤積五十〇度。八五二黃道四十八下。以赤積五十〇。〇二九減之。餘五二三。
乘黃率。如赤率一。〇九一而一。為七二四。加黃積。為黃道積四十八。七二四。以前
宿黃積減之。餘六。八三〇收秒。為黃道星宿六度三十一分。

張赤積六十七度。八七七黃道六十六下。以赤積六十七。二七五減之。餘六〇二。
乘黃率。如赤率一。八九四而一。為七〇二。加黃積。為黃道積六十六。七〇二。以前
宿黃積減之。為黃道張宿十七度七十九分。

翼赤積八十六度。八五二黃道八十六下。以赤積八十六。〇四二減之。餘八二〇。
乘黃率。如赤率一。九五二而一。為七四一。加黃積。為黃道積八十六。七四一。以前
宿黃積減之。餘二十〇。九〇八收秒。為黃道翼宿二十度零九分。

辛巳秋分赤道日度軫四度七十八分五十六秒少。秋分後赤道距後度。

十二度。四五分後赤道十二下。以赤積減之。餘四五一。乘黃率一。五〇七。為

三五五。如赤率而一。下仍本位。加黃積十二。六四九。為黃道積十三。九五四。

角赤積二十四度。四六一赤道二十四下。以赤積減之。餘四六一。乘黃率一。五〇

五〇。為五六四。如赤率而一。加黃積二十五。四七五。為黃道積二十六。九四一。以

前宿黃積減之。為黃道角宿十二度八十七分。

亢赤積三十三度。四八一赤道三十三下。以赤積減之。餘四八一。乘黃率一。二〇

〇八。為七八三。如赤率而一。加黃積三十五。一〇四。為黃道積三十五。八九七。以

前宿黃積減之。餘九。八三五收秒。為黃道亢宿九度五十六分。

氏赤積五十〇度。四四一赤道五十下。以赤積減之。餘四四一。乘黃率一。五九八。為

二七一。如赤率而一。加黃積五十二。三二七。為黃道積五十二。四〇八。以前宿

黃積減之。餘十六。五八〇去秒。為黃道氏宿十六度四十分。

房赤積五十五度。四七一赤道五十五下。以赤積減之。餘四七一。乘黃率一。三九七。為

五六九。如赤率而一。加黃積五十七。二八七。為黃道積五十七。八〇六。以前

宿黃積減之為黃道房宿五度四十八分。

心赤積六十二度_{四二}。赤道六十二下。以赤積減之。餘_{四二}。乘黃率_{八九}。

為_{五二}。如赤率而一。加黃積六十三_{六九}。為黃道積六十四_{一四}。以前

宿黃積減之。去秒。為黃道心宿六度二十七分。

尾赤積八十一度_{四三}。赤道八十一下。以赤積減之。餘_{四三}。乘黃率_{五九}。

為_{二九}。如赤率而一。加黃積八十一_{二八}。為黃道積八十二_{三〇}。以前

宿黃積減之。為黃道尾宿十七度九十五分。

箕置象限九十一_{四三}。以尾黃道積八十二度_{三〇}減之。餘九_{二二}。加前

所得_{八三}。收秒。為黃道箕宿九度五十九分。

壁置象限以室黃道積八十五_{八一}減之。餘六_{六九}。加前所得三_{二四}。收

秒。為黃道壁宿九度三十四分。

井置象限以參黃道積八十七_{五三}減之。餘四_{九〇}。加前所得二十六_{一八}。

收秒。為黃道井宿三十一度零三分。

軫置象限以翼黃道積八十六_{七四}減之。餘五_{六九}。加前所得十三_{九四}。

收秒。為黃道軫宿十八度七十五分。

至後分後黃赤道立成。置積度。加其下。度率以為次。積度置積差。加其下。

差率為次。積差則文字錯誤。可改正。然此立成本術未詳。從頭徹尾施

改算。今未能也。年來百方考索。而未得其法。每以為恨焉。

立成九十一下。第二局有二字。九十二下。第二局有圈。此元史正本也。流

行板本。皆有一字誤矣。

授時曆曰。若上下考驗。據歲差。每移一度。依術推變。各得當時宿度。明朝

三百年不得此術。仍用至元黃道區區製作。以此可推也。

巫咸所名四十四座。百四十四星。石申所名百三十八座。八百十星。然虛

昂等名已出。虞書天文志二十八宿。為石申所名。可疑。甘德所名百十

八座。五百十一星。此四輔柱等細星也。三家合三百座。計一千四百六

十五星也。但細星或消不見。今無名。大星多。不知新生乎。抑細星久而